



明齋先生集 十

書

卷二十六

~ 16
2376
11



2376
26-11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九



書

與閔彥暉 以并

詩經之讀令人長一格價能有所得之可示者耶先
春秋後綱目亦可但春秋無凡例難讀綱目則凡例
并并却易看先易而後難似好矣書法似是尹氏起
莘所為而未得見其全文矣如有疑處幸示教如何
千萬勉旃勿忘勿助以究遠大之業區區之望也

正日

拯家禍未珍姪子遽爾天逝痛酷之私不可堪忍此

子志行實所期望苗而不秀莫非命也日與其父相對涕沱奈何奈何遠承慰問哀感良深有志無年不但逝者之不幸而已吾黨書來莫不言及痛矣痛矣仍審往棲坡齋學履清迪阻戀悲索之中不覺向風而傾慰也成汝中父子兄弟及諸少甚多相與周旋講贈當彼此相長朋友間好消息何以踰此千萬疊疊以副區區之望也讀書之法具有先賢所示程式循序致精自有所不得不容更有他路可以單傳而驟得者淡望致志於遠大工夫勿求僥倖於一書一語恐向孤單境界或能誤人也如何秋間歸掃之日極

有相候之計而疾病無人力非但不能訪亦不能替書以邀歸來負歎迨不自己

十二月十九日

索居中疊疊一念何嘗不在吾左右頃因人聞夏間讀書蘿巖寺尤恨無由有縮地術也惠書忽至如獲一晤第讀易說何不寄來既未易簪盍若不因書示以所得所疑將使衰頹者何以得講誨之益耶願付後俊以解企渴華陽之遊未知在何間耶杜門獨學往往鈍滯了人已先賢之訓復何疑乎歸日幸以所得示及也拯病陋依昔無所短長而向來所蒙

恩命過分迨切踈踏耳

庚申九月既望

示諭爲學先博後約之意甚善但以三十爲限涉於
安排惟一以爲己爲心眞實下工則或出尋師友或
入處圭華隨動隨靜隨處無非進學之事體驗充擴
長進通達不可量矣千萬加勉以副區區之望比與
學者讀朱門旨訣益見意味之無窮條痕掌血無一
字閑語未知曾看得如此否近來用功在何書如有
所得者幸因書相示

曠日

遠來不易而不能相守以資警益悵戀之餘不堪孤
陋之歎書至喜審旅况珍筵游刃四傳又兼西山之
經博學將以反約也豈勝馳羨寒岡發揮蓋病於篁

墩而作也未知果如何茲以依呈其中敬字類聚頗

好近朴和叔又拈出而整頓之尤可觀矣

壬戌元月二日

仲氏及僉從科行之還得承手書且聞動靜之詳慰
豁不可言第仲夏書不得見必浮沉於東魯也後生
輩之不習於小學如此可媿可歎况中有誨警則尤
恨未得拜領也即惟歲暮靜養彌貞修業彌勤一心
嚮慕何時可弛知欲一來而未果冒寒半千之程非
少役也且知有所苦尤不當強動以添之盍簪之願
雖切而以此亦不欲其輕出以犯慎疾之戒也拯衰
病歲甚而目力全耗小用輒疼亦不能闔坐甚不自

快且自夏秋後無月無喪威痰咳宿證遇寒發作呻吟沉痛一無適况至於近事罪自己作羞及先人見識昏昧處義頗錯自訟之外復誰尤哉抵和叔書及懷川前後往復想皆入覽事雖已過不妨一一訂砭俾之省悟且論前頭自處之義以開迷冑如何鄙計則只欲杜門念咎自靖以待盡而已惟是學無實得到底冥壘如此而衰病已如許日以荒墜凜然不知所以自濟也前日惠書得於春間者儘有說話而因循闕謝以至於今病慵此亦可知矣媿訟適未檢出更詭不起尤可歎也千萬自愛務加充闡以副區區

之望

甲子
八月八日

書成後檢得前書蓋當初不翅三復者而墮在塵篋幾於亾失古所謂麗澤之義豈如是耶良可媿懼書中說己病處殊切然此不待藥於外也自治之久想已減得也畫一圖亦為見後生輩只知有科學全昧向方故姑揭此名目使知人之讀書者為有此箇本領也然只一覽便休則便成故紙亦可笑也論語有何新得甚願得聞序卦說其不齊整處及一乘一禪升降汚隆之義說得極好令人欽服第易本卦畫吾夫子始用義理發揮伊川之傳從而演之而晦翁本

義則却復就象上說蓋不可偏廢也然則序卦之義亦當兩具始盡亦已間見於先儒之說矣至於先人所爲三索之說則用功頗深嘗以爲後天序次可見於此而然猶不敢自以爲是要以備一義於前言之後以見易之無所不有而已從當寫寄一本以資揆贖也中庸詩不覺更爲之諷詠但有過高意思而却犯於疊牀之戒謹步韻以見鄙意書在小紙未知以爲如何向來出處之義不須更論自己身心上處義亦且七顛八倒陷此坑坎何暇及行道濟時行莊進退底話直是可笑今因近事得脫虛名而還吾賤分

吾友可識此區區私幸也所論和叔事則恐亦太高若士必待有聖賢作用而後出則無可出之士矣潰裂也係時運今已無可言矣柰何書末有欲見此中朋友講論者此事亦非易事有真實理會之心然後方有真實講論之端今未見有植志如此者則鄉曲間不過尋常禮文句讀別無意義之問答耳亦以自家空踈無所實得故來往者亦悠悠泛泛殊無可以仰報者亦可媿也歲暮離索掩卷輒思彥暉而恨地之不邇也優遞未易書信亦且間闕臨書更覺悵然

十四

明齋遺稿卷之六
聚散餘懷至今半歲而猶時往來於中看書遇事有理會處而無人晤語時則尤爲之馳思而未嘗不恨地之遐也仲春惠書無復未復而兒子歸言獲拜於寓下頗說動靜之詳方深慰幸昨自贛從所又傳仲夏書披審多少如熱斯濯也李生見過果言就構書室之意且以記爲言自以病螫當此紛紜安敢爲此等標榜事其時旣已面辭矣承諭知已經始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爲吾友喜而同志相聚遊息得所又爲諸生歎尚無已第所處旣近城而往來者皆城裏人况當此指目之時意外厄患之來有不可知何

以則得免於斯耶惟當以實心做實功口不言一點時事而惟日孜孜於學習則倘庶幾乎尚綱晦木之訓不可不參前倚衡也通錄兼抄書語者極好看寶兼淵源錄及節要兩書之旨今以謄寫之難而有所遺闕可欠第存其題目而以見於節要某卷等語註之則似便檢看差勝耳源流要寫一本甚善韓生未知爲誰耶前書所示楊山說話謹悉但所論要訣師服云云必不如是無曲折且雖或欲爲一時救弊之言矯枉過直亦歸於不可行矣自橫渠以下已如此說今何可率然立論而改更耶恐不然也然勿須講

明齋遺稿 卷十九
說姑存之以待後日看如何今日講辨此事無緊要
矣如何拯暮春又遭從弟季少之喪慘痛之餘傷於
庀喪德病閱月入夏來忒爲暑熱所惱亦衰疾然也
最目昏艱於繙書常多坐睡自念志不帥氣老衰已
如此所行何能有一分之進益以此常不自快
此間李生汝良最可與語而恆病不能來亦可歎也
紙促只此千萬珍勉
乙丑七月二日
昨兒子獲拜於書齋仍承手札而來披玩以還如得
面晤卽又蒙伯氏過訪又傳後書尤用慰感第齋郎
又未拜 命奉慮祿仕雖不欲爲且可一番肅 恩

以伸分義蹉過輾轉恆抱跋踖身所經歷故也朝家
既以薦剡用人年未滿之嫌恐不容每引也見除目
後欲以書奉問而無便未果矣今已如此斷置姑不
妨從吾所好然更加商量淡思始終義分而預待之
如何闔中所苦無乃爲貧所惱耶可歎前日所以爲
吾友慮者非但諉也亦爲名也二者亦或相隨諉猶
可資修省而名最有害所以以尚綱之訓奉告者也
幸加勉焉畫一圖本欲學者知有此節拍耳豈今驟
揭於人眼以招標榜耶幸亦摺藏勿煩也晦翁十訓
乃己卯學者所程也如爲學之方擊蒙要訣兩書則

不可不使人先讀以立趨向不然而只隨人所持書卷而酬酢而已則却與童蒙教官一般真無益於人與己矣且爲蒙學所絆不能出入在我爲長與不若己者處未甚爲益須時從楊山講席或就士友強輔以求進吾學可也心經釋疑尚未得見矣甚願一閱願俟後復之投惠耳別紙所示恐皆得之奉外家祀者題以外孫亦出於情之不得已安可有女婿之稱以哭婦兄弟之喪以子爲主之禮揆之則此處不得用父在父爲主之文可知矣金某人家除喪之節酌處者似好矣然若其聞喪不同月則當用先滿先除

之文而長子最後聞則庶子未祭而先除誠似未安要攷出可據之文如何練後止朝夕哭非看作上食哭也以爲朝夕哭止則上食哭亦當止云耳然疑禮問解旣以爲當哭復何疑也未除服者問解以鄭說爲有證而已非專以爲是也諸老先生之說若或有疑則以爲可疑可也若直以己意勘斷則爲僭汰可戒也源流服中行祭一款似闕遺幸以所錄出者附入於三季不祭條而見於居喪雜儀六字削去如何餘萬紙盡只此丙寅二月九日

前後書皆得承領前冬遞中書亦得之前後示意皆

明齋遺稿 卷十九
悉書冊皆至矣喪病未遑久稽答謝媿歎離索之中
重以喪病比來尤昏憤度日朋友書來義理多端欲
與吾友商量者何限而遠莫之致奈何似聞有以開
書齋聚學徒爲誦云近城之地固已慮之然此亦何
可避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教學相長彼此俱益
無非可樂也惟當以實心加實功求以無負於聖賢
之訓而已然末世標榜誠非好消息而鄙人事亦不
無帶累於其間此則不可不十分兢慎而斂避也幸
思古人之先獲者而加意焉如闇然日章思不出其
位等工夫尤宜着力如何鄙慮所及不敢不略及于

萬默諒焉

閏四月二
十四日

此衰病日甚收拾不得無所猷爲無可言兒輩非科
工則雜冗耳遊惰耳一無志趣相見時須痛加警飭
如何近來尤覺自己分上修行無力吾黨少輩亦無
以視效加以憂畏務欲閉縮淡有相觀場倒無所振
作之慮而未知救弊只自媿歎而已

士常忽至袖傳手書披慰何量喪憾情懷彼此同之
爲增愴悅溪嶽移寓固知宿計而只恃菰米爲口業
實難能也未知何以則可以久住耶此亦早晚當歸
死先壠下預得相依之所是爲幸也閣中所苦何其

中齋遺稿卷十九
久耶寒士之妻貧也非病以爲累而憫之亦非安分之理也如何前書所示家政一事有罪當治寬猛隨宜何疑焉事無大小可驗吾學隨事省察則不可廢也蓋此學不比釋氏空寂日用應接無非吾事若生厭惡之念則便墮一邊從事之久想無此慮也拯一家喪憾比又荐並悲憤度日幽憂塊獨無與寫懷每思得接強輔以資警益而未易得悵然奈何承讀易禮不勝馳情如有新得切冀惠示五月七日
裁答揭壁尚未逢便矣即又承去月十八日書披慰不已第審體中不佳欲試鍼灸云居處不病而已者

亦自不易矣鍼灸攻病尤不宜妄施慎旃如何移居之計漸就云得失未暇言而其費心力則實多爲之奉慮拯今夏益不耐暑昏頽日甚雖云志不帥氣亦是衰劣所致奈何楊山往復云云之說此亦聞之非但此也訛言噂喑至有爲文送祭鑛墓之說而句語流傳云不知何人乃能如此撰出耶可怪可愕嘗讀小雅憂亂之詩首以訛言爲言常未淡曉其意今身自經歷而後方知其危險叵測人心世道至於此極不但一身之私憂而已然禍福有命亦非人之所能爲也只得守靜以俟之而已亦復奈何金士直曾見

其才氣穎悟今未知幾許長進耶天下之說莫說於朋友講習相從文會豈非好事第所論太極之爭未知爭端在何處也雖分爲五圈而非有五箇太極只是一太極也雖是一太極而所主而言則各有其意若各執一端而言則無乃不通耶且彥暉所謂流行賦與之節次云者似未安此只言無極二五之妙合有何節次耶然未見所論無以盡人言之意早晚願得一見耳心經釋疑看過無疑處否餘萬病倩只此

六月二十一日

國賓之行未及修謝其回承書其前遞中二書次第

奉領慰感不勝言齋郎已肅 恩耶學未成而不仕自是學者見成規模而如君則貧不能自存若無祿仕一義則已有則勉就以免溝壑恐或無害故昨與國賓亦語及此矣第今已出場未知何以處之也答大叔書謹悉然猶未能詳曲折矣未知使奴呈狀者以何事耶初未免預知而後對以不知者恐所處亦有些未盡然何足自辨只好自加省戒於應物之地也人於窮時望人淡者亦常情也亦不必以此責於君啓也如何答士直書爲之味玩二賢之見似是各守一隅而不相通通之則似失所爭矣蓋圖有五箇

太極而五箇者豈真各爲一物耶其實一太極也此則似是士直之所執也上一圈是本體也次則就陰陽而言次則就五行而言次言氣化次言形化而男女萬物各一太極五箇若有次序此則似是吾友之所執也吾友則析之而士直則合之未見其不同也第未見士直所說猶未可詳也楊山已往來否他有所講否義理無窮天下之說無踰於朋友講習者真至之言也離索衰病兀兀又至歲暮良可悵然前示古今周易未知出於何處龜卜法尤新奇然卜法之廢已久矣不必費力於此等雜博也惟古易之專以

象說者則極欲一見而恨無由也蓋易無所不包雖一曲一端無往而不相值先人嘗謂自先天而變後天只就卦畫變易上推得思欲見古人有論象之說而未得故欲知爲誰人所爲耳然書未經程朱勘破者却未易讀擇理未明而爲所引去則流而爲異端不難故也彥暉亦當戒之所論教學之法亦善經書史書只當依古人成法循序致精而已爲學豈可外此而他求耶不必引君平卜肆以自解也未知楊山之所誨責者在何處耶此中苟遺無足言者兒輩以科事入京附此以謝萬不能一惟希加護以副區區

高峯文會可與共學者爲誰耶

九月十日

仲春書久未報喪病憂冗無人事故也每用耿耿即
又承手札雖無日月似亦春末出者披審邇來齋居
靜況冲裕不勝慰豁祿仕之說見於孟子抱關擊柝
初非爲有親者言所謂家貧親老云者只言不孝之
一事耳非必有親而後祿仕也至於今日時義則所
論恐無害於義和叔所云太卑者蓋慮其每下也耶
聞和叔移寓坡鄉去衡門想不甚遠義理有疑須逐
旋講質勿少放過如何今世學者殆絕雖有過從不
過以外事相勞問而已每令人不快想和叔許亦然

即事即理隨遇講明非但自家知行漸進在人亦大
有助恨此相望之遠末由源源以資警益耳太極說
所爭只當按圖而論之則上一圈爲統體而在五行
者正言妙合妙合而凝則爲生生之源次第可見矣
若謂流行發育則又拖下來涉氣之界分矣如何師
嚴道尊之說義固然矣而此豈可強而爲之學成於
己然後人自信之安能立一切法使之師之和叔隆
師服之義未知如何而若如來示則恐非和叔之意
也朋徒何必謝去惟勿流循苟且必以古人教學規
模從事而實加功焉則師自立而不誠者遠矣此學

方衰幸加意引接充於己分上日新又新以幸斯文
區區之望也拯衰疾日甚自知餘日無幾而頽惰不
振如此恐終如斯而止矣奈何紙盡餘在別幅正熟

加愛

丁卯五
月之望

外事輾轉至此貽辱亾親貽累世道已不暇言而
使他至於此極亦無非吾妄言之罪更何言哉所
示答人之語實獲我心且守不校無辨之戒免被
後世兩掌之譏者實數年來自靖於心者而不能
至誠挽止諸友竟使顯道離親遠謫罪由己作尚
爾自在寢食靡安惟速蒙勘罪少安私分日夜是

願是俟而已禍故餘喘自初以屏伏沒齒爲期而
誤以愚昧之資從事師友之間猥得浮名於世受
了無限過分 恩數畢竟無涓埃報效而作一鬧
端於末路使國家受其害先人下世十八九季之
後姓名狼藉於章疏其爲辭說至有不忍見者奈
何奈何亦豈料人心之罔極乃至於此耶末端所
論非爲勝負吾人已分上事此外無他道理恨此
衰陋己自主張不起正惟朋友諸賢各自俛致使
或不至墜絕而已若有意於勝負則亦計獲之私
也千萬勉勉幸甚汝良頗傳所聞大同小異今不

能記然此君儘有識見彥暉不可忽其言也

前書所示有書於我勸以謝過云云者未曾聞可怪近來訛言全無苗脉類如是詩人歎孔將之莫懲者真末世之事也可歎奈何惟當益加愼愼以寡尤悔而已蓋君子修省之道不可諉諸訛言而忽於反躬也外至之誦得以兢惕亦一藥石也如何欹枕之喻似欠謙遜之意却未安

韻語甚佳爲之三復適憂冗無棕不能賡和可媿既謂之祿仕則聊爾隨分奚必以將來之不能堪而預棄所堪者到不能堪時去未晚也如何聞同

官是李君箕疇云久於涉學者也未知所得果如何耶能與一盃簪否近日事其所見如何或未相契則不可閒說話招尤悔也靜中文會亦佳而致怨於軍卒則似不佞其無他方佞否

承欲過夏於金城院齋不覺欣譽近來學舍處處空虛若得左右挂牌其間佞作山長也自不妨況密邇和寓滋益不淺矣此中自無及人之善安有英才之肯從者兼且性不會說話殊未有興起開發之效難望於云云也前冬京中有李澳秀才來年甚少使之從遊於左右矣其果一往否其志甚可尚矣

五月既望

向自拙弟所傳致惠札披慰不已深獄之計固知難成矣有意過夏於金城院齋令人瞻幸此中院規非有別法只取栗翁文憲石潭齋規以揭之而已又曾以退翁聖學十圖揭諸壁上而無與共學者亦虛文而已若得賢者講習於其間而信從者眾則次第功程具在方冊惟當舉而措之耳幸加勉焉此外食之患不暇言而窮谷賤分每添朝著間一鬧至於仰勤聖教其為惶隕何以勝喻只自訟罪戾而已

戊辰四月二十

日一
中秋惠書久未報謝而惟柯亭之計料其難成以枉

費心力為奉慮矣其後果聞有戲敗者至未免在陳之患而歸為之仰歎然紫霞之勝聞之久矣今聞為顯道之得而吾友居之同志鼎來講學不輟其為好消息何以踰此呻吟之中不勝向風而起懦也知欲從事於麟經果已卒業否第所謂編輯者欲就何等凡例用工夫曾亦抄錄一番都無所益不如熟讀精思有所得書之有所疑書之以相講討之為着實也如何拯衰昏日甚今冬尤善病恆卧只因有來讀者看近思一遍詩傳一遍而已志氣頹惰義理茫昧歲暮百感無可言者唯希歲改學味日新以慰遠望已

十八日

妾之服女君之黨以何為準耶若從其本註所謂凡女君之黨如其親之說則將自女君之父母兄弟至於總小功之親一從女君之所為乎似無是理若依儀禮傳妾之事女君如婦之事舅姑之文則當從婦服姑黨之服但婦服則是從夫也妾服則是從女君也義似不同若從妾子服嫡母之黨之服則情文俱似愜當而在禮無文未知如何而可耶幸考據折衷以示如何

前日所示從服之說固當如此矣常情嫌於太重故有遷就於婦從姑服之疑矣金君服子之說未曾聞之而玄石四種之說昔嘗相辨而未契者也鄙意以為四種言於子孫而不言於父祖則玄石硬主適適相承之說矣未知彥暉之見亦如鄙意耶所為說謂送而不來須付來使如何源流前日所標者或依或否早晚原冊得達則可以覽詳矣

癸酉二月十二日

為人後於練後者之禮從彼喪雖殺我重自始之說在疑禮問解此中所見亦與玄石無異矣若如來示則乍服還脫亦或有臨祥為後不滿數月之服安有齋斬重服不能數月之理乎第於使中寄

示所論如何

先稿每荷致意銘感何已惟改寫爲難是悶源流惟仰左右之一番勘校耳祭禮一卷尤煩煩者刪之而特牲少牢有司徹三篇移出其逐段之下者以全文載錄於後則方好矣此亦改寫爲未易耳

癸酉

別紙所示爲之一歎然旣非君之所言而彼傳言者亦出於傳聞則亦何足辨乎長者之言及似亦說破所聞之意而對長者言無是言則已自解矣何必欲與傳言者相質耶古所謂無辨者非謂此類耶千萬勿爲此意思如何欲辨則辨說之間適添唇舌貽笑

於他人耳且有不可不自反而克治者君素任率不甚拘謹其見於辭氣書札之間者不知者以爲簡也明者當自知之持敬工夫尤先於外面不可謂末節小疵而忽之也須加意於事長之道推以至於朋友積此誠意豈有不得於人幸惟加勉爲人後者書式一款鄙意略同而至於婦服大功則嘗以爲疑古者舅姑之期旣陞爲三年與夫一體則此大功亦當陞爲期與夫一體退翁之訓恐當爲準式於後來矣終未知如何

甲戌正月二十日

止誦之道無辨爲上來示已得之矣然非但無辨

自修之實則不可忽幸加意焉

所諭語類因當時事勢而言讜議序正論大義並看而不悖者誠是夫宋人之失於謀始而可為痛恨者人孰不知惟其萬世必報之義則不以是而有所泯滅也雖如戊申封事楊氏之論而其含冤忍痛圖為必報之心則自在其中不可謂時過事冷而遂已也別紙略加點抹而附鄙見於其下幸更詳之精義最難義精而後方利於行行與言非各為一事也今左右積學有聞時望方起安可謂無出處之疑耶隱士服正亦難成恐易於言也豈可謂姑論無事之理耶

拯遇暑以來氣益瘁劣眼暗日甚雖作字如此而其實則如霧重遮手熟故能信手寫成而非目力之及也以此精識亦日以茫昧日間優游度日而已 恩

命尚未收回日夕憂懼奈何

乙亥五月二十六日

所論讜議序與語類同異之辨說出甚明前日疑其逕庭者頗覺釋然良幸但戊申封事用兵復讎之意自在其中豈可謂不復言耶至於春秋齊魯之事朱子亦已論之矣其義固然矣然復讎之義既出於人心天理之不容己者則誠未易以一槩斷定庶人則來諭所謂法之所不許義之所不可

陽齋遺稿卷十九
者似矣然雖不及報之於親殺者而得報之於其子其孫則於人心獨無校乎况有國家者有萬世必報之義則不可以齊魯之事律之而謂其當然也蓋魯與趙宋既已釋讎故後無以爲辭耳若初無釋讎之事則當百世如一日矣紙末所謂尺土一民莫非其臣以下一款及不能無復讎之舉云者皆未能曉然所爲跋文得見而後似可知矣須投示於僂中如何大抵趙宋之事正與今日相類欲有爲者當遵戊申封事善易不言易之義無疑故也如此之故向來先人之所戒於懷川者卽此

說也然含冤忍痛復雪大義則無時而可泯也若以時移事冷而有所遷就則僂陷於夷狄禽獸之域矣可不懼哉來紙初欲呈還而姑復留之以俟他日面論耳

前日僂回之後未聞復有辭官之事意謂以被選於書筵之故未免遲徊矣昨見邸報竟至遞歸或不無辭外就內之嫌耶未知前頭何以爲計第切奉慮喪中死者其子承重之服君曾主未忍變在之論然則勿問葬前葬後練前練後皆不復服耶此則恐終有行不得者須更詳論以示之如何朴哀祖能之不勝

喪慘傷不可言其為後者之服何以為定南溪曾有
定論否昨者禮山宰李壽翁來宿而去論及服制又
主適適相承之說甚固信乎禮家之為聚訟也還可
笑也近來有何工夫如有所講幸以示及如何丙子八月

七八日

與朴士元 恭輔

自林川傳書多少示意令人增悵賢既自能立志夫
所以收斂身心慎謹言行求仁作聖之方盡在聖賢
書中以書中所言為必可信不以聖賢之訓為欺我
則力强年富將無高遠之不可至矣千萬勉旃不以

氣質之一長自喜必以醇儒之大業自待幸甚庚戌至月

三日

泛觀雜書博洽則有之不濟於事須着工於實學庶

免外馳之弊也壬子二月二十八日

聞又有科做工則應不待勉更願有用功處於科工
之外也可姪得失何足道唯早染指於科場不能守

靜讀書是可悶也癸丑三月十三日

可教久相聚云文字之外相切磨以身心實學方佳
子聞書有晚悟之語只恐悟之未真爾二十何晚之

有六月十四日

即承姊主書以君多病為憂何以如此幸須十分保
惜自愛也身健而後百事可做不能慎疾吾輩所當
共戒者也此亦尚未如常逢暑益困偷苟度日古人
所謂學力弱而病力強者使人慄惕耳示齋舍墓祭
蓋出於望墓為壇之義為愈於全廢也二祥之退行
則古禮在君服除後而今在卒哭後蓋卒哭後許行
大小祀國制故也二祥既退則變除之必於是日即
並有喪之例也古者有君服不敢私服此一節與今
大不同矣何可照之以此律耶幸更詳攷古今所論
而細究之遇事講明不得不措即窮格之法也最忌

執一端而硬主張也午熱作書萬不能盡更希調病

進學兩致其功勉究遠業以副至望

甲寅六月十日

頃書淡慰第滯證尚爾云淡慮加意完養為佳慎起
居節飲食使真元壯固則病自退聽矣別紙所示以
曾子問經文觀之果如子言矣然註說既有退行之
文則何可輕以為非是而不用也並有喪之退行二
祥亦過時而祭也過時而除也與此經不祭不除之
說已不無異同倣此而行之恐不為無据五禮儀所
謂廢祀固指國家而言而方喪之中晏然舉吉禮於
私廟有所不敢若又不祭不除則又太無節目不如

姑遵註說依並有喪之例而行之之爲略安於公私也若謂三季定制不可一日引長云爾則並有喪者可不卽除而必待既顙之後耶幸更思之也殷事註以爲殷奠也奠與祭固不同矣撥書所示謹悉慮事不審罪悔難追此等說話耳可聞口不可出幸勿煩諸聽聞而如有不肖之謬迷處密切箴砭可也時事遽至於此誠不知稅駕之所令人慄惕度日耳君之爲舍弟謀者意義深遠感歎第方在歧路上外間風色亦足令人縮頸未知何以更教之只希慎默內守闇然進學慰此區區也和叔事轉轉坎坎咄咄而已

八月
二日

所示多少溪荷內外憂虞頌洞如此未知終何以究竟也古人說苦痛字真不虛也祭固不爲除喪設而祭而除喪未之或改且並有喪之例終有打不過者更思之如何嫡子有廢疾或無子不受重則不得爲三年已在四種正體不傳重之例有何疑耶傳所謂將所傳重者卽指長子恐無捨子指孫之義也如何丙午湖西儒疏中一款有誤處謂文王爲武王得爲三年是也雖不爲伯邑考三年而爲武王亦不得爲三年伯邑考則正體不傳重也武王則體而不正也

皆當為期季矣日十八

天崩之痛哀隕罔極 嗣聖繼照聰明首出遠邇欣
欣始有更生之望矣此中棲蟄山齋呻吟苟遣赴哭
常節無由自伸分義廢闕哀懼彌淡奈何前示 國
恤中變除之節並有喪之例終有打不過者而私衰
當脫而不脫 國服當服而不服此一款甚覺不安
茲欲質於和叔此去書封幸傳致受答以投如何如
有所講所得凡百相示以開昏陋如何九月十一日
雖小科慰我親顏則大矣况又大於此賢於此者耶
願益勉旃近思錄曾熟讀耶不可不早從事也乙卯四月

九日

傷貧之歎為之怒然然養親有道志也善也能使親
不以他事為憂而唯以食不足為憂則為養也大矣
此道君非不知而聊復言之欲知其無可奈何而安
之也此病陋如昨昨攬鏡霜雪盈頭可笑老之忽至
也安得如君輩以起余耶可悵五月十一日
阻久戀淡書至濯熱此一味苟遣有何言者承有內
浦之行傾企傾企第欲奉姊主以來更過今冬於此
中蓋君內外已可任家事拔來似無難而數月團圓
在此中則為至幸也茲以具稟於姊主若果有意則

此中兩家有三馬耘罷後無事新涼奉行似甚優幸
奉以商量而回示之也千萬企幸

七月一日

所示極驚心安有如此而無事者吾不知稅駕之所
也唯閉門斂蹤潛究勉行使此箇氣脉不至斷絕尚
屬自己分內願與賢輩勉焉科場得失正不須道也

九月二十四日

示意為之三復識高慮遠超出俗見霽行潦止自能
辦得願勿怠進學益加充闡以副區區期待之誠也
蓬山說話亦無其他向來悠悠彼此俱有不相悉者
正坐病劣不能蚤進追恨無及南子聞書寄示與君

和步鄙韻之作而君則靳示何歟須後俊寄來以慰
病索也新居團聚撥亦歸農農談雖陋聊可樂飢恨

不奉我高堂而臨之也

丙辰五月七日

投壺說略見似無綱領難看而憚於更張略標所疑
而還之矣今又回擲寄意鄭重既媿不敏又感求益
之無已也茲以己意就加櫜括具在別幅未知如何
蓋開卷之初首說其義是則好矣而繼以籌籌壺矢
之制則頭緒似倒矣間以溫公新格則禮俗似混矣
古者矢四新格十二而今用八筭則似類於子莫矣
今字按字無所分別則又與註疏夾雜矣凡此之類

皆當改定首之以義以發其趣次之以禮以見其全
次之以儀節以優其行終之以新格以著其變至於
章句次序次第多少當一依儀禮以復其舊所增所
損今字按字竝加識別以明其意如此然後方見首
末該備因草明白勒為一家之言而無所欠闕矣須
更加商訂而見教也二十七日
近來修業在何書比閱退溪藁遜志勉學之誠藹然
如見其論心經不啻鄭重前秋拙句當與君同受責
於先正矣追用悚惕千萬務加沉潛展拓之功以副
此望八月六日

昨論心經非謂不得講疑也在賢恐其輕於議論而
少沉潛之功在我媿其實無受用而有浮泛之悔見
退老之工夫深細辭氣謹重其真用心於內者氣象
不侔矣一讀之餘不覺警省舉以相告矣幸更加勉
焉南子聞所需歸來辭樂志論其雅志可尚而恐猶
非學者切己言語故適看節要書有有會於心者遂
以書送拆見而傳之如何九月二十日
兒行今送而不能躬往私恨假館親迎禮之大節不
可苟也自餘儀目惟在君奉商於從氏而行之耳更
宜略浮文從儉質無踰於貧士本分可也納幣則拙

可爲使者也

丁巳三月二十四日

牢牀豚魚腊古也而豚豈易得家禮則只如常時賓客之禮具脯醢蔬果數品則可矣

初吉聞喜音尙未獻賀於姊主前鄉曲人事絕可欠歎兒昏賴榮繞假館備禮無有不稱喜慰感歎殆不自勝也新婦見其書此奚減棗栗之享也弱男待壯而昏古訓也而坐有欲速之心未免太早望諒此意取置君所教之護之所以愛之也千萬是望少季高科古人以爲不幸者何也古人之言其不我欺則君之有懼心不亦宜乎然無他道理惟益勉力於此學

使明誠兩進庶乎有以盡分於君親耳君當自知之

何待吾無寶之言也

四月十一日

用功於易經恐不如先熟近思等書石潭之輯體用具備時世不遠受用尤切恐不可後未知如何有才者患無志向學者患無才此語誠然明道先生所以歎難得有精神而醇者也如賢既有其才矣願加意勉學毋徒詬病他人而已卓然頽波扶持一豚區區之至望也

十五日

追別江上只令離思益攪歸來窳谷尙有餘悵矣奚啻作惡數日也向見公私人事多忙令人奉念退翁

所謂守正則多礙循俗則失己者不可不隨處喚醒也外至者只當任之雖曰爲親急養着一求字實涉於私人言亦不可揮下也如何九月十日日記數條之下錄及鄙說處稱尊過當已覺赧汗而又與稱先人者無隆殺尤不敢安追思增悚望垂深諒齋扁之因以爲稱號亦是浮名之心悔者而然惡其無稱謂則只此二字或着舅氏於其上爲四字可矣

聞君遠謫之日即可致命絕之時生別雖遠會有重逢之期獨奈此死別何此子寶賢一家之間誠意懇惻有志力學其進難量家傳文獻之業謂當負荷而中道殞喪未克成就吾輩積殃門戶將落呼天冤痛夫復何言孤窮餘命骨肉相依庶以畢此頽齡而萬事一敗生意都盡心緒忽忽若不可堪奈何奈何嚴程冒寒何以得達早嬰世禍莫非數也操心慮患動忍增益亦安知非玉汝于成耶千萬自愛慎護餐眠毋令生病以慰倚閭之望想姊主旣送君行又聞姪計必無以自遣奈何奈何如有歸僂幸詳示道路風土居處動靜諸節以慰區區如何悲懷填膺臨書淚暗不能盡意千萬歲寒凡百珍重只此十一月九日

兩書及誄文與詩二篇開緘不覺淚迸眼暗不能見
渠已以臘月廿五入地矣何處復見其形耶日月漸
久悲戀難遣渠若知吾輩苦惱如許必其孝性不能
瞑目於土中矣最愛而遠期者君知我心矣與其父
迭嗟互咄而時復相泣奈何奈何渠有遺腹若或賴
天有後則與渠復生何異而亦何能必也臘盡春歸
旅況得無恙否少年困厄天寶玉成願惜光陰勿以
悠悠放過如何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憊意一生
便是纍棄千萬自愛以副遠思唯是晨昏至情有不
能自抑者然亦奈何只當俛焉於所當爲者而已唯

希十分自珍因僂數寄書信解我懸戀

戊午元月八日

昨東村宜寧丈與台老氏偕過語及君邊爲言關西
素號繁華恐君之或未免於黎渦之情吾答以君雖
季少砥行礪節不宜有此慮台老氏復屬以相戒其
意良懇雖無加勉固亦不妨故第及之學者最不可
以流俗自處處身不高則到流徇處輒有苟且自恕
之心此通患也持身者一行之虧實非薄物細故致
禮以治躬則外物自不得相干矣臨書略復縷縷凡
百喚省不少墜墮幸甚

二月二十一日

二月廿二日書慰甚而春來連環之夢可想亦復奈

何唯當強學慎疾彌加珍愛以慰朝夕之戀耳所看
在何書雜博不濟事如朱子書節要聖學輯要及退
栗諸先生遺集於受用最爲近實如何如何量爲課
程日有所事則庶無涉獵鹵莽之病而日間持敬涵
養之功亦不可不用力內外交養使此心放出時少
而存存時多則漸覺得效矣幸加意焉前日小紙相
念之切故無所不及矣亦爲警惕之一助則幸矣奉
親之計則固不易而攜眷自隨則恐終不可已蓋孤
寄旅榻無婦人之養易以生疾一也年少獨處元城
之戒久則或弛二也君以待側無人爲慮而吾欲請

奉來過冬雖音信稍遠而亦無如之何矣如此而後

可爲持久之計愚意如此幸熟量之也此中苟免依

昨而悲懷愈苦奈何士受果以試題被詬云未知末

梢如何也可謂尼哉萬萬只此

三月十一日

兒子使攜几筵而來遠路不可爲文具靈車載馬哭

婢去蒙首從略治送如何只送迎之際彼此情境祇

益愴奈何

九日

兒子以靈車至魂氣雖無所不之何曾識此窮谷耶

念其彷徨翌曉卽行躋耐此中情境可以想見矣以

今廿日移寓青林是滄江上谷盡處也幽僻優於伏

蟄私計稍安而恐不得因便嗣音如在此時是可悶也一身動靜也有數存而好事者傳說頗翻還可笑也聞頗用功於醫書吾輩則全昧向方大小病患不免束手每抱不孝不慈之恨然豈不聞致遠恐泥之聖訓耶餘力苟及則可矣欲專治則恐妨實學如何醫猶如此况卜命小數尤在所略者耶十六日別紙所諭欲討究禮節定為遵行之式臨事不苟且放過如此此實所望於吾子也媿我淺陋不足以待問然相與講質庶亦自祛疑晦免於籠侗將去耳和叔看書極精詳於此等事尤細密須隨事就正如何

行祀一款姑以臆見復在別紙亦與商量而回示可也臘月十日

此中棲息之所久未有定矣適於洪州龍頭溪邊得換田若干且聞其水石之勝甚愜素心以今晦遷徙暮境羈旅之危不須言而西峯團聚未免分張是為耿耿耳憂苦中無他外撓未知有何工夫聞向在謫中手寫經書大文云此則枉費精力矣此中有一件事末由自辨欲以奉託未知能就之否蓋先人嘗欲取我東儒先事行文字依近思門類彙分抄錄以為我東之一經鄭重而未果也今欲依樣編輯而精力

不逮筆札亦艱君若任之則庶可拱手而仰成如何
其去取筆削則初可任意博取從而商量造約儘好
矣若因此工夫肆力於淵源之地則一生受用亦非
小因緣願加意也昨林德涵來訪一宿而去亦與語
及則其意却欲只做節要之例已勸其下手各自成
編而後會粹要刪正自無妨矣聞南子聞着工於集
古錄此亦枉費矣畢竟安用望亦有以警之也右件
工夫一家後生中才具無有及此者每痛吾可教之
短命而不得展其志也奈何已未正月二十日
近思後錄初非為泛取儒先計只取從祀五賢及牛

栗文字合成一帙耳名以道東不如只稱後錄之為
無弊也篇目之改定亦難如是率爾第依義類編次
而徐加商量為善四月十日

所論編書事其已始手否流汗寫字實生眼病昔在
癸巳年間六月寫楊輝算法一冊遂得疾其後用眼
力少過輒昏此却不可不戒也欲屬於近思之後者
蓋亦不敢別立門庭求多古人之意也易義看未畢
畢當標質所疑然程傳節附甚未安且與本義所引
程子曰云云者相混恐不如本義還元之雖無造作
而却少過耳如何六月十四日

諸示並荷別幅尤耐着眼其有發於固陋者尤大何幸如之大抵更加沉浸優遊之功勿忘勿助勿正期以遠大以充此志之所至區區之望也兒子年已漸大而不免於穉蒙須有以提警之也

七月晦日

近思後錄得賢者擔着庶得以成先人之遺志也何幸如之此事固非時月工夫期以三季亦未遲也近思篇目前此讀之泛然及得來示而後取而詳之則如克己之屬於處己政事教學之名實為可疑其為葉氏之註似得之矣第更攷朱子大全如何大全若無分註則曉然無疑矣然來示所擬

定性命正道學云云者亦似有病蓋性命道學豈待人之定之正之也如此則涉於安排恐不如論字之平實也存養克己分屬於好仁惡不仁亦恐未安好仁惡不仁是指陰陽成德之地位非用力之事也且存養固屬於行而亦與省察克治之功有動靜之殊置之知行之間恐無不可如何寒暄一蠹無文字靜庵亦然而經筵講說可以得其一二最是退栗文字難以淹貫了此則無難矣幸即下工隨手有得有疑輒以相示如何亦欲賴子提撕之力庶有牖昏警惰之益耳

編輯之役聞已始云極幸不但寫過而已淡體味之
有之於己則一生受用不盡矣易義四冊還呈所疑
略在別紙可答者答之如何近思事亦在別紙諒察
為幸九月五日

蒙九二 包蒙納婦克家皆象也于克家則占在象
中矣舊吐似好何改之耶

師六五諺解長子奴帥師弟子奴輿尸 此等處添
使字意而解之乃解註也非解經也改之甚好
泰九三 勿恤其孚為一句小註及諺解皆然而改
之何耶

習坎有孚心亨 皆象也當云有孚為維心亨伊羅

恆其德貞 當云恆其德伊羅貞為蓋恆其德貞乃六

五之象而婦人夫子則以占者言也諺解吐與此
吐同而恐未是

革九五未占有孚為也沙此吐如此然後合於本義

但與洪至誠伏劍而死吐相類

小過初六 飛鳥奴奴吐不如羅吐之善何改之耶

革彖傳 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亾
也此非傳之本文恐未安蓋觀所附傳文皆節略
移換要以明白為主此固朱夫子櫟括程子諸說

之例然皆存其本色而刪定之未嘗如此之專以
己意化現也幸更詳之

乾象傳見龍亢龍 程子曰云云與本義所引程子
曰者相混用九天行以下云云此本義也而又係
於程子曰之下亦似相混蓋此書既以本義為主
則當一依本義使無一字之加減其節附程傳者
所以用自己工夫而優於觀覽而已若刪去本義
家人九五附八程傳以我為主而折衷於二家者
然則僭而不可為矣來書所謂其引程傳者還作
程傳何必分別於彼此云者大不可如此則是為

己書矣豈本義之謂耶使人之見之者將不知本
義之本色豈非僭耶此前書所以謂不如還元之
為無過者又如何

小畜九三象傳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當存
本義於此而刪程傳於彼

履大象傳 辨上下以定民志當云辨上下也今改
以古則辨上下定民志為二事不是

家人九五 本義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本義止此而交相愛也以下輒自以程傳足之此
無本義本文也如此處極未安

歸妹初九象跛能履隱吉相承也吉當屬上文吐
恐誤

繫辭顯諸仁本義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爲此段亦刪去本義而存之於程子之說
未安當存本義而程子說中刪之張子說與本
義所引張子曰亦相混亦當存變例以別之

夏間以傳義大全一讀而標識如右其餘音吐之所
改悉合文義極歎看書之精詳也程傳之節附者未
能細看而大槩似甚要約矣蓋若無合二書自以己
意折衷之嫌則雖名以節附何妨焉略具於逐條之

下如右更加是正如何卷首易序上下篇義易傳序
俱當刪去而只存五贊恐合本義如何曾讀啓蒙耶
否則不可不讀且不容如此寫過便休須更熟讀潛
玩當益有所得矣寫過便休則數年後都如生面前
功盡棄矣此紙可答者答之如何

近思篇目此亦考之大全而無小註當爲葉氏之註
無疑矣其以克己不屬於用力警戒專屬於治人者
最無意謂今以君指出之故見得分明此則甚幸至
於篇目則反復觀之只應事物一目之外皆不如舊
目之平實蓋言道體則包性命理氣在其中而言性

命則或有所不該矣二卷首二段即所謂開希賢希聖之門抑文詞訓詁之陋者而其下則固通論大要今言正道學則意偏於尊正學而却欠通論大要之意矣講義理克私蔽未見致知克己之全審去就戒凶咎反有泛遠迫促之病所謂出處義利者謂出處與義利也此是大節目今只曰去就則不亦晦乎得失善惡之幾教存養固屬人警省之意也今直曰凶咎則不亦急乎於行而亦窮理之本則列於知行之間有說矣教者之所以教即學者之所以學則名以教學何妨也此鄙見之所以戀着科臼而不能勇從新說者也君亦徐置而從容之至於編次之事則何必待篇目之歸

一也抑念名以後錄而欲一依其門類者所以蒙成規而省功力如所謂德非舜禹可法三代者而使吾東方一宗文字會聚成編庶以追配於前錄而已若別改題目揭立篇號遽然以述作自任則恐非吾與子之所能堪而或反以得罪矣切須淡諒此意勿以煩露於外面而亟從事於潛抄默誦之實功如何一蠹寒暄文字無多雖追錄不難矣只退栗集浩大須先從此始了得此二書則事成矣牛溪集則吾方自抄之如是分功草出一本而後可容商量加勉幸甚退翁文字看得其頑廉而懦立處可謂善讀矣其於

窮理力行之實亦必長得一格淡用歆歎第先賢高下非可以一朝一夕之意見率爾論斷也雖不無隱之於吾心而此豈可肆之於吾口耶如金鄭李朴之論亦然然學者凡有所見不容蔽蓋相與講質論辨不可已也發之於我則固無妨也而昨聞和叔之言則君又以牛溪勝粟谷言於其胤云何其任意輕言至此耶此則必以爲吾見已可信故言之不忌耳君不見退翁與趙士敬書乎其書曰人心本自靈明苟有意讀聖賢書當其始也豈無一知半解窺得其髣髴處於是此入之心遽已侈然自足以爲吾已知之

而世人皆不知之不復知有求益與來善之事此即明道所謂輕自大而卒無得者也此書當淡玩味也蓋氣輕而量狹者多自主張過甚雖學成終須有病痛須痛戒之如何和叔於君甚不相許且人有傳朴徵之言者言君傲於長上至於疑斥其有挾而然云何以得此於一家父兄耶無乃自任己見不容他人之病已隨處而發見耶此雖似所謂累罪並贓然明者不可不反省自克推類而悉治之也吾則實未見如君之聰明者非但相愛之淡實是相期之遠故有聞有見不覺因此而縷縷千萬加察幸甚

爲人後者書式和叔則終以爲不可異於伯叔之稱矣然終爲未安既從俗稱生父母則歿而稱生考生妣恐無不可耶程子說難行云者未知出於何書豈據語類所謂伊川代彭中丞疏亦未爲允當之說而云云耶此則似非指稱號而言也和叔又言君書言程歐之言尚未分定論而曰吾輩則以程子爲定論而君則和程子不信云云此亦上項病痛也自此切戒之如何祭時服色草笠素服似爲得宜可以遵用而無疑耶

示易義反復處不得不措正當如此因而紬繹舊讀

亦固陋之幸少時讀書只從皮膚上過了三十以後未免悠悠度日到今知困知不足到處窒礙而心力目力俱衰不能更望於進益撫躬悼歎無所及矣淡願君勿恃年富才高俛焉孜孜知之踐之交致其功以充天賦之量至望至望春夏間則直欲閉戶塞竇無有心况矣到今學子誤有來從者又無可謝之義與之隨分講習自無所實得何能有及人之效對之未嘗不自媿又恐或以此惹人拳踢耳十二月初十日近思篇目昨看語類得之大槩如今日而政事一條則果失之矣所謂人些已意而僂做病者葉固未是

而明者亦不可不鑑也歲前隣有空屋學子頗羣居
第自無實得力處故使人亦無所開發只可媿也然
可大受者正自難得耳人有美質鮮能充擴雖或有
志尤難持久未知幾箇能持久而充擴去也庚申三
月一日
栗谷理氣書未知何處有疑耶望詳示也天下固無
無理之處然理之本體則善而已不善而後爲惡爲
惡之後則亦不可謂無惡之理如水之在山過顛終
是逆就下之理也如是而謂之逆理悖理何疑之有
若徒知善惡之皆理而不分順逆則理爲無主宰之
物爲氣之役而無以宰氣矣豈理也哉且惡之極以

下四字雖云極論事物不當肆於筆端豈無他語望
溪省之和叔書及冊已傳之否讀書記所錄非如章
句或問之發明義理只就文義字義句讀之間去就
諸說而已君求之太深耳今捨章句或問而專看此
則誠如君之所慮矣若讀章句或問之暇以此啓發
則甚有益曷可少之哉君有才故於古今文字能略
見而指出其病然有才者例困於所長須以先訓所
謂退人一步者自救而加意於虛心遜志質慤精淡
之功幸甚

泰九三勿恤其孚夏詳本義若與程傳異意則應有

再釋之辭而今無之其與程傳無異者誠如來示矣然語類有一段云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耳觀此則小註諸說正述此意未知如何更加商量

恆六五恆其德

伊於羅貞

尼此

吐則即朱子所謂固是

如此者也下文所謂須看象占分明者則貞下須

着

尼為或羅伊

吐方分明然知此意而觀之則着

於尼

亦無害

革九五未占有孚吐初亦厭其支離矣來示固當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以字為承接不可析之者來示

似是當只作一句本義帶取彖辭而小註又以為不是取遺音之義亦曉不得

繫辭所引張子說此書雖是自家之所主張餘皆在本冊而此獨自他冊來標其來處儘無妨且令人易於檢看耳

此外諸款來示皆然唯程傳節附終似混并鄙意此書既以本義為主若將程傳只作註字雙書則賓主粲然不費力而自分曉矣如此然後本義程傳自為主賓而我無容手焉方免於僭踰之咎矣如何紙末所論不欲姑且依諾此意極是不但此事為然也吾

人以實見求實是正自相依諾不得幸凡百勿放過
自學問言行以至應事接物苟有見得不惜訂示有
益於人時亦不無有益於己矣

示滄江祠宇疏草爲此老苟力所及何敢苟辭第我
本分於此等事有不敢者近來於浦渚秋浦同春諸
先正請額請享文字皆未免辭避蓋本以屏蟄爲分
於君臣大義亦不能盡其分義則何敢周羅於他事
前此一爲禮論一爲從祀爲之而皆未甚遭此惶蹙
事時且力量不足不覺其踰越私分今則益欲退守
本分故凡百益以節約以此此等事雖係斯文而亦

難冒昧煩廣君可諒之矣幸爲我善辭而謝之如何

十月二
十四日

昨示舍弟事忘未奉復傍人與自家不能相謀而大
病之餘索然無他念幸勿枉費安排却恐彼此或有
所害也前者醫書病弟聞之切欲得見以爲病中之
伴未可附送於來便耶第此等受 賜亦非微分之
所敢安而涉於猥煩不敢形諸辭謝彌覺悚惕也

國恤中祭祀之節臨事每不能無疑如忌墓練祥君
以爲不當廢而久未能詆幸更略示且略及京裏通
行之例如何至月
八日

恩賚及老波至窮谷共淡榮感忠孝圖報之外有何
言哉然不可他求唯在力學而已千萬勿以常調待
身每事必求是處小事大事隨遇勿放過尤當冲晦
退步勉成遠器近思錄與聖學輯要常常兼看如何

辛酉
上元

子貞歸傳惠札披慰沒量第仕况殊少樂行之味爲
之慮歎然先正所謂吾人着箇義理二字自是循俗
不得者只如此唯當不弛學問之功不以得失榮辱
爲貳虞方是報恩之事耳千萬自重幸甚十二月二日
名官騶從之多亦爲弊習云幸勿循俗以約失之

者渺矣隨處省察

不能讀書之歎爲之奉念近爲校石潭日記謄本讀
了一過措辭斷事觸處明快若非理明義精安能如
此所謂見識爲大者尤不覺喟然歷觀前古雖無邪
心而識見不逮誤其一生者多矣所讀者近在何書
經書之外須取此等文字間間精讀以博義理之趣
如何若泛濫雜博則無適用之功不濟事耳尤須大
其志以古人自期待不可得小爲足因循廢弛以負
天賦之美質也似聞近頗紛鬧然于我何事唯及此
暇日進學修業而已千萬加意以副區區此纔承

別諭惶媿方極而除命續下罔知所措非不知有人臣致身之義而決知無用進無所爲故不得不固守私分艮限如此憂懼熏心不知前頭陷於何等罪戾也悶窘何言病弟亦無必行之志只可任其倘來不必爲之云云也四月十九日

聞久在郊外又竭來江都云可想身閑然不容有玩愒之意幸立志遠大而必有事焉勿虛費光陰如何聞從弟言與堂伯令公常對碁局云此比於忻戚於得喪者固遠矣亦非有志者所宜消日也如何頃承諭旨求言而有何奇謀善策可以仰裨弭災之萬一

耶不容只呈病狀未免以短疏辭謝辜負國恩殆

無以容措也區區實狀他人則例視以飾讓如此纏

繞出脫無期誠爲悶迫奈何五月二十五日

屏螫之分自畫已久而緣有左右並入於指目指目

一立無有消磨之理未知末梢何以收殺也君亦務

自韜養勉進學業以遠大爲期公私之至望也七八月

久未蒙恩點能及此閑暇自力於進德修業之功

耶如此然後可以不負初心而副吾君玉汝之意

也雖不以外至者爲伸屈若徒點檢他人而自己工

夫未免懈弛則同歸於外重而內輕矣如何棹楔之

役今始經營而刻字欲得伯氏筆茲作界紙以上請
受以送如何伯氏前幸為達此區區也十四日二

先人官銜盡書行職有違遺意而念此乃自官家
來豎者則當從朝家所命而不當循本家之意故
如是書之未知如何

疏本膽來者多誤落不能詳覽而間亦多有率爾處
明者當自知之無論得失遍觸事端收殺似長奈何
第當久閑正好進學勿以毀譽為憂喜學進則權度
精切而論事論人益以當理矣如何得失是非一付
諸公議而已更向裏益勉玩索涵養之功如何姑不

暇盡言壬戌正月三日

紙末有求田之語為之一笑然亦須以田畫所謂事
未止此者自厲不可便作悠悠之想也所論老成忠
實固可歎服但凡事必有兩端各執其一則皆可說
去貴在暢彼此之情而酌輕重之宜使自理明而無
招拂之氣似所少者此耳且論士習之弊橫議一款
一轉則陷於一偏言不可不慎也噲啗壽張何待說
委人事與氣數常相參豈自有莫之為而為者耶良
可咄咄八日

惠律所改比前似佳又為之三復凡事如此愈改愈

勝至於一出而不可改者則馳駟莫及君子所以慎於言動而尤貴於平日精義之功也幸益加意於寶地勿以外間悠悠自汨如何二日
追送江外極知至情班荆少語何能盡意分歧以後不知幾回首直至山轉而後已昨承惠札稍慰此心今始雨下一夜之間慰滿三農公私大幸而但恐又極備耳尊庭惠韻誦味不已謹續和以呈所效愚見者實欲矯偏衷多同趨於無弊之地賢亦不可不加意也固與眩浮華而忘本實者不可同日以語而講之不精則誠有云云之慮如何
六月九日

詩書固不出於人情而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若一有之而不加察則心不得其正矣他人得失點檢不難而自家身心省察未易今日學者固當黜華崇實以救極弊而人見易偏義理無窮尤不可苟艱而已也千萬深諒

礪優得書慰不勝言日氣猝冷邇間侍况何似又增懸邈此中分張之餘秋懷惻惻奈何連日降霜歲將大凶蓋晚秧纔發穗故也此非尋常災患而又聞途獄又起不勝驚愕國家憂虞至此漆室之憂中夜無眠也昨聞舍弟言君加意攻詩以應湖堂之役云殊

非所望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如大學衍義東湖問
答等事業乃君之所當憂也如詩句之末雖居人後
何妨雖以不工見絀何妨竊觀世道日下玩細娛而
怠遠慮多浮虛而少忠信無非末世危亾之景象君
之前日之疏一款實有深思遠見何不增崇其實而
欲斲精神於無益之地耶幸有以深察焉和叔八都
之計想出於甚不安之意未知果已動未耶此亦未
知所處狀則草草疏則煩猥不敢俱極爲悶前疏只
及鄙屋憂歎之私而 批旨若以爲陳戒者然尤可
惶恐餘萬不能盡意所希侍奉之外益勵志業以副

士類之望

十八月二
十三日

和令入朝已久今則人皆有責望之意而一二設施
無以大慰人心光金事又出於其間將未免無從頌
而退所謂人心不如我心做時不如說時者信非虛
語也至請還收尤翁致仕之疏則尤未可曉此不幾
於欲其入而閉之門耶且令尤翁致仕還鄉豈不猶
有裨於世道耶中懷不厭而外爲強合 聖教所謂
獨不媿於心者不但汝吉而已也蓋旣與之同事故
爲此因仍苟且之計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亦無
補於事可歎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况於告君

明齋遺稿

卷十九

四十七

之辭乎如何

癸亥六月十八日

伯氏竟不免 恩譴未知其止此而已乎今番事未知大老借大臣耶大臣借大老耶吳貫之疏猶以尊慕大老抵死分踈以買大臣世變之斥此則和叔之過也不直則道不見爲此不誠之語漸以感格天心不亦踈乎可歎和叔似不得晏然而已未知何以處義也時事已無可望莫非時運所關奈何方生之說日益紛紛云君亦似難於久坐未知何以爲計耶唯願進學修業以勉於在己者以副 聖主玉汝之意亦以奉勉於伯氏也

七月十一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九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

書

與朴士元

騷屑粹起未知事情之果如何而其爲憂虞何可勝
說世道人心無一可恃脫有緩急如何抵當得真箇
載肯及溺而已奈何守土之臣不可不汲汲於陰雨
之備而其要只益加撫愛軍民使之皆有親上死長
之心緩急庶可得力雖似臨渴掘井猶賢於已矣如
何和叔論事之疏頗有唇舌云未知語默之節如何
香洞之會無益而反有害亦可歎然此騷屑者果不

虛則將同歸於糜爛不須言也

甲子元月五日

春序過半而陰寒不弛牟麥之田少無青色此亦非細變也昨於邸報中見求言之教辭旨甚惻至以分裂為憂又有極擇守令初入仕之教皆切至之訓也 聖主之獨憂如許而朝廷蝸角之勢殊未已私意之肆行彌甚令人苦痛分外叨忝長抱惶媿未有報效涓埃之路此罪何以自贖耶 因山時欲一動而近京恐遭 異數如前夏則其為未安似反有甚於在家以此越趨不能決未知如何第示明見也和叔之出歸也愚意以其不能明陳本末以為意見

不同如此如此而雖有不同不害於實協而和衷也 自 上曉然知此等曲折則必無以陽尊陰排舉疑少輩之事矣故曾答和書以為世人皆以兄立異於長者為咎而愚則欲以不誠不直咎兄云云矣和於香洞之會以愚之責渠以不誠不直者為發言之話頭尤翁歸貽書言程子之感介甫以誠孟子之曉夷之以直使愚盡其說愚難於又起爭端辭謝不敢則又責以不言昨又奉答曰疾病跽蟄數年以來不得預聞於門下之動靜云為者久矣其於精義微意之所在不能復以蠡管窺測而中間得罪之端不翅重

疊誠恐款誠未輸疑誦先萃無益於質疑辨惑之實而適為悠悠者頰舌之資以此不免於一向囁嚅書成而還棄者亦已再三矣非敢故為黥昧汨圜之態也徽號一節則既為國家已行之典禮實非人人之所敢妄論云云未知尤翁見此更以為如何也時未見答若欲卒聞愚見則切欲一暴前後所欲言者冀或有一分之益而子敬則方止令勿言義理無形未知言與不言何者為得也言若見納則彼此俱好而若不然則當有無限築碁既以屏蟄為分無以報得國恩之萬一而添一鬧端於林下以增四方之僂笑

非但為一身之是非而已故吾心亦不能自斷未知明見以為如何昨見香洞問答護逆一語令人失色咄咄無可言氣質之難化一至於此此人人之所當

戒也二月十八日

所復多少感領所謂奔國恤者初喪與葬時分輕重者似未然在外方者或有即奔哭者或有及葬時者遲速雖不同其義一也非可分為二項也固與奔父母之喪者不同矣所謂內喪與大喪異者似是矣前日顯宗大王因山時以病不得進仁宣仁敬王后時則皆以私故有不逮者非故不赴也及今

叨陞至此則常時雖不敢當當此等時一向退伏比
前日尤似不敢心既不安而和叔之論又然故必欲
一行者此也又以病不果螻蟻微誠無地可伸只自
悶然而已

三月二日

見邸報量田事已結局未知能利於民而亦不麗於
法否學道愛人之心當於此等處用力如何和叔家
宋生膽簡之說想已聞之季來囁嚅而未發者今幸
自發一幸一恐不知所以承此也和叔極言終不可
不出一言須略改前日書草投之亾羊補牢猶未為
晚云云未知此言如何鄙見則不然夫有言者欲有

助耳知其決不能助而言之既非誠意况今因彼書
之出而追呈尤無誠意者耶彼書所云義利王霸之
說雖未盡其條目其綱領則已無餘蘊若蒙虛受則
幸矣不然則罪又可逃耶以此只欲靜以俟之義理
無形人見難的未知何者果得也前書竟未蒙答無
乃明見偶中耶可歎奈何

四月十八日

東峯影堂鄙意所疑者以為以儒主之則名正而事
難以僧主之則僧輩何知其心只駕其虛誕之說而
已有何所補於節義風教耶此所以謂之無益而有
損也然何可以不必真是之吾見必欲止人之成事

耶想已成就得過半早晚一叩聞居當添一勝賞耳
此中所遭唇舌想已聞之人皆以不早有言於長者
而私論背議爲罪君所慮前日長幅之不時出者亦
明見也媿服精義之功最難已往無可言而不知前
頭又致何等狼狽也此爲懍惕耳四月二十七日
外食之憂一切任之而唯是處義之方猶在擿垣中
以此爲悶前既不能用明見未免後事之悔而今又
有未能信及者何由一握敘破耶令人蘊結六月十七日
此中心力眼力日以昏耗自家分內事全然廢闕外
間紛紜比此憂不啻等閑矣君則官事外能有所有

事否幸勿以弛廢務自充闡不負天畀之美才區區
之至望也懷川書又有多少話言臨事尤思明見商
量而何可得也今書則謂此有扶護罪死人之意意
外之言至此咄咄奈何七月十八日

懷川今番往復又使拙弟謄呈矣前此猶不料此翁
之至此無非見識昏昧之罪也宋疇錫事拯之心所
不萌殺人未學之說推之口所不言皆自中間出之
而仍以誣辱人之亾親天下安有此事耶從此欲杜
門閉口自靖以待盡而嗚呼晚矣自痛奈何即見沃
川人疏君昆弟之名亦入於其中緣我無狀相累至

此還極媿歎告訐之門既開世間羣小皆爲敵國者
晦翁此語真可用於此輩人也但未知世道之終底
於何等地頭也所冀毋以外面之紛紜而撓廢我向
裏工夫益以沉潛益以充闡直以退粟功程自期區
區之至望也近來此學幾絕而重此潰裂貽笑於世
無可望矣八月二日

示諭云云皆合鄙意良幸第和見必高於吾輩而有
此逕庭未知今以爲如何也面論既末由而書尺不
能盡意索居孤陋甚可悶歎兒輩得解而時論紛紜
未已冒赴會試似太晏然未安而欲令停廢則又似

涉於尤怨尤未安只得姑令依常未知如何泮疏拈
出其人罪死字略示微意即聞左道儒疏又發而通
文出於懷川未知又有何等說話也九月九日

近來官事之外未知有何工夫看得何書耶少壯因
循老悔無及自家經歷方自知之幸加猛省以圖日
新之功如何光陰儘可惜也八月二十日

前書云云爲之一笑當初雖云自家求出而自朝家
言之則視以外補也以恩點之靳亦可見也苟如
此則徑歸無或有嫌耶歐公喜道吏事蓋得於夷陵
舊牘無非已事不可憚厭也鄙見如此如何然歸後

若無 除命得以自適於樂郊則枳棘非久棲之所
進修有日新之功亦豈非好耶唯在斟酌之如何耳

臘月十七日

懷沃間文字比來有午於列邑翰苑館學之文又從而激之誠不知所終極吾實妄發自取此罪又誰咎哉前示所謂弄假成真者實從一箇筆端轉幻出來此安牛山所以發憤於古書者也然古書何咎焉還可笑也尊府有書俯慰誠以囚首閉舌此誨真切而嗚呼其晚矣然從此欲服膺而從事耳所希侍奉撫字之外不弛於體驗存省之工益求所未至未能以

副 聖上玉汝之意區區之至望也千萬加意焉學者自足則無由進有才者尤宜點檢於此也世道至此使賢者損其志而愚者益其過所謂此學為世笑

罔未知將來為何等世界也咄咄奈何

乙丑仲春既望

近事雖是情外而鄙簡原草更詳之則非但栗谷事如論權金二公事誠為妄率誠為簡慢區區本心實無以自白始知修辭立誠乃聖賢至訓而不嫻於文字亦非小罪也自訟無及奈何謹草可改處誠如所示今日摺據將無所不至實未知又有何事出來凡係文字間事不可不過加防慎古人之中夜解帙苦

心可想已於顯道許亦及此意耳

三月一日

此中苟免依昨而不能耐暑漸鬱尤甚不能去枕席志不率氣老而衰固也何足言最是離索昏陋無朋友之益無與警振義理何由講明知行何由進益初心荒墜前去光陰漸索以此心常懷惕思與如左右者簪盍相資而何可得也深望君亦益以遠大自期其於講貫充擴存養省克之地勿弛其功必以道學爲任勿苟自安於所至所立之地而已千萬心望昨聞趙光甫奄忽長逝不勝驚慟公私痛惜之懷已不可言而積德之家禍猶未殄此何理耶善類之運氣

蹇危此亦可見奈何旱慘又如此 聖上求言之教

辭旨惻怛而在下者無能仰體 聖心忘身而憂國

者至尊獨憂之句詩人先獲之矣鄙屋之下有時中

夜無寐也

七月二十五日

審欲以抄秋解歸此非如無故棄官之比於公義私情似無未安矣但京口桂玉之艱當復依舊以是爲慮耳身心工夫當隨處用力安有長無憂患之時大要在勿忘而已勿忘則漸至於熟矣解歸後則當益閑暇昆弟怡切俛焉孜孜雖憂世之憂有難弭忘而樂吾之樂誠不可以終極矣退栗遺稿即吾東之正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脉也前日抄錄之功竟未下手耶近來一看尤有此
意思而寫手不易不能爲計只堪把玩而已可歎顯
道之欲行鄉飲等儀亦豈謂一蹴可到正以峽中無
人士拜跪亦不成樣故欲使之習禮耳何必不爲但
使之知此名目知有此等古禮因而略知長幼賓主
之節升降揖讓之文亦當有益顯道昨以君言見問
吾則答之如右且告以使聞者傳笑以爲迂事亦無
妨云云未知如何惠來文木硯家良荷第部屋未曾
有此等長物似不稱可呵廣福石刻甚刮眼輿地書
有石壁似城之語可想其壯固也然山中何處無險

若不當衝要則不得爲關防之所者非謂不險其險
無用故也所論似未究此事理若以勝地佳處之見

遺爲比未知如何

八月丁
七日

譜草若依此改之則顯道前亦當及此意而別紙
煩甚恐落人眼或於相對時與之從容爲好耶言
及尤翁處皆稱以尤翁而舍弟謄時皆改之矣到
此地頭義雖不得不絕而稱尤翁何害此等事理
多欲與和叔講究者而書札懲羹鑿盥盩邈可歎
蓋告絕之義前年七月書以後已定於心而今沃
疏後則益無疑矣如何

日齋遺稿 卷二十一
外食之虞一切任他而使世道至此無非當初妄言之罪以此自訟之外杞憂贅恤亦無念不生也少時讀詩未知詩人之於訛言屢歎莫懲而至於癡憂何意也末世危亾之象豈無大於訛言者耶今身自經歷過後方知訛言之爲害非等閑而詩人之心事耿耿可想也咄咄和叔再書語甚長昨修謝既封而更思之既以杜門待盡爲分括囊已再歲矣今出許多說話恐未當理遂未免還止而又念義理無窮人見易偏當此事變正宜講討義理冀得至當之道而乃於朋友間便如此寢默亦豈理耶此無亦三思而反

或耶方未了了明見以爲如何然和叔尚未悉尤翁本源故也恨無由相對商量也 十月十四日

獨寄縣齋爲况可想曾讀畏壘庵譏否晦翁之有取於斯者何意耶此中病伏苟免而外邊經營未已云幾時得稍結末使此一剩事收殺庶安微分耶姊主過軫吾兄弟之寒欲質狸皮衣資於境下云此恐非宜且或畱槃於峽民請寢其計矣官中一事之勗規無不爲永久之害不可不猛省也 至月十九日
從伯令公无妄之危豈勝驚厲然當此 主辱臣死之日此亦何足言似聞北路若經兵火邊民當死者

甚多此又何等景象而優以查事之無事動色相賀
云無非可羞可痛事也館屋之下但有憂憤奈何入
主出奴變觸成風知厭之者又只以同流合汚着衣
噉飯而已為省事未知此事將究竟於何地也臘月十七

既解懸符則優沒一事可取義理書冊溫故知新義
理儘無窮不容自足吾人為學非有所為而亦安得
不為世道計千萬自愛充養以道毋徒以閑漫伎倆
消了光陰也幸甚此中衰病相隣未有春生之趣元
日題壁自訟曰眠已又食食已又眠日復日日季又
季季非不警惕而精力已不逮矣奈何丙寅正月二十四日

示戒之意可不服膺第慮其不能悉而欲相曉之切
故不覺費辭耳此後當如戒耳六臣祠記味玩不已
辭意俱美第表章非適今日次第已久矣而記中若
今日始發者然恐不容他人也如何二月二十八日

久不得書竊想伯氏葬事亦已過矣埋玉之痛他人
尚難忍况一家骨肉之情耶念之惻愴不能已己未
知侍奉外服况得免疾恙否尤切懸戀此亦葬畢歸
棲回念客土之孤絕益不能為懷奈何終日憊卧仍
思人生虛浮死已無日道體無窮而精力已耗其將
憤憤以趨於死矣反顧初心寧不惕然季盛有志之

人不可不及時進學不真爲虛過一生不可如老衰
之徒然悔歎而已強坐作書並及所感望心諒回思
少時實悠悠度日非不讀書爲學而不曾着力用功
至今若存若亡與初不學者無異自訟之切未免縷
縷亦或有警於日省之地也閏四月二
十四日
自定衙傳致端午日惠札具審多少慰豁何量葬畢
痛定可以忘矣而忽念平生悲不自禁此懷同之夫
復何喻燕來消息不覺憤痛憂虞之端尤難臆逞奈
何和叔所云癸丑往復不能記憶謂待命秋曹時則
無乃以先人行狀中語有所往復耶然其時設有往

復不過其時事耳甲寅以後則豈不大異耶鎮川旣
以爲不知則其爲打訛僂可知之何可遠尋苗脉於
十季前不能記得之言以資其口實耶且先人在世
時友義已無安有先義至重之言未知何人至於撰
出此等語句以騰之耶向來打愚書有執友之言比
日又有吾不欲人斥名之言權致道輩相傳云皆非
吾言而直起於起處耳此豈待有苗脉耶然此等流
言方又騰出恐其不止於此只得任之而已如見和
叔幸略及此意如何不忍以打訛疑人則置之於不
可知而已安能一一討得無苗脉之苗脉耶嶺伯扇

問修謝以呈傳致如何曾聞萊館舊防日弛今則倭人至有出入於村家及場市者云果爾則亦非封疆之細憂也每念坡山受人饋問無所報效為媿之訓每臨書輒有效言之意而旋懼出位踰分而止常自不快屏螫者得人之不問最為安矣第此事曾得於傳聞而私心甚憂者故略及於君君或以私問之而思所以處之之方耶然前者叔父之往萊也欲復開市舊規而亦致挺變處之之方亦極難矣五月十日定復還又得手字慰豁無已第樓庭樵汲之費亦一戾也自此兩家之憂君獨當之令人耿念然困衡動

忍隨處有工夫當有以處之勿以事撓吾中則可矣交院祭文真實平穩其中影象無慙學習成法等句尤說道他人之所難道感誦不容喻昨強求苗脉之說亦不能平心之失也見君書而後方覺其非與舍弟共戒之非少幸也本源未正每為私意之勝如此亦可笑也六月十日

前叩兩款說常所疑晦處故欲質於博雅耳稍閑夏着眼以訂示為望日月行東西則有常度而南北上下無解說處自長而短自短而長逐日橫移幾分此為未曉耳初辭修撰疏本自拙弟許送來得覽之而

再辭疏又有人言云未知又如何第詳疏中三款恐皆太過 上之復賜收用所當將順其美不可設難以塞之相臣之慕行古道亦不可迎加疑斥以遏其善異端之說則不宜引以自當以實其一時偶發之言恐不如歸美於 君上而承之以自謙因而開導推廣以祛私從公平平蕩蕩之道庶幾有益於世道也耶不見栗翁文字耶憂愛體國忠誠懇惻之意未嘗不藹然於辭免之章實以義雖難進而心未嘗不倦倦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仄聞銓曹被叅而賤名復挂其間病螫微分迄爲朝著間一累徒使諸人在

受齟齬自訟罪戾奈何

丁卯上元日

懷川疏不忍見實不料其至此之甚也顯道書有辨章之意而愚見則此特發於忿懣與沃人疏一般依前不較爲是未知如何蓋先人兩款事國人之所知也雖不辨人豈不知只 九重不得下燭此爲可恨然 天日之明安有終欺之理所謂紛紛所謂逐鹿而不見泰山等語皆以己事而歸之於人然安可尤而效之惹起無限鬧端於此時以貽 至尊之煩惱耶且如顯道諸友之無端上章其義無見於程朱門下如君與養一或有 除命則或以親嫌略可引避

否然亦不宜費辭以示相較之意也愚見如此幸商量如何顯道許亦以此意答之耳高明者尤中其毒之說前所未聞然此則閑說話不足辨春秋先治黨與之說曾見宋尚敏疏用之於金和順克亨矣然洪水猛獸之說及好辯章下註所謂不能攻討而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等語乃平日尋常所用說話其有此說亦不可知若果有之則似是當初始斥驪為異端時也其事始於癸巳季間黃山舟中語也禮訟以後則似無此爭矣蓋於先人未嘗直加以此等言語今直乘怒而肆出之耳所

謂顧榮賀循云云者益可見其平日私意也蓋每以彼此同異為心故平日所見如此亦如驪之以先人為黨於懷川而不能自樹也其時炭翁引陶賦中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而得謫一句以為先人之歎矣其言及鄙事非緩之也明其都出於私憾而實其為背師而罪在其中矣事至於此豈有止理只得自靖以俟之耳諸友亦皆當守靜一切任他而已如何月二諸友辨章事鄙意雖不可終止不宜急迫如此而高明之見亦不持疑難云豈時運所關耶憂慮不可言大抵今則彼中所以為言者更無餘地不容如前日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之隱忍泯默而已當與同志一一講討發明以垂後
來此豈待抗章而後謂之辨誣人之知之者亦豈待
疏出而後加益耶彼此既立則門生之言人孰以為
公言耶不如終始守靜以俟公議之為正也未知明
見終以為如何三日
先人之於鑄當初相交不過如懷疏所謂喜其有志
於儒學始甚親愛者也其斥以異端也所以止之者
非為鑄也實憂士林之無事而生事也其禮訟之後
斥以禍心也所以相規者亦非為鑄也實以疑斥太
甚有害於君子平恕之道也至於鑄則於其為學也

每戒以好新尚奇之病於其入京也責其捨靜趨動
之失至於禮訟之後則直以為盡喪素履而斥之以
失身先人之於鑄事其前後本末不過如斯而已未
知以何事謂之中毒耶然先人雖以鑄為輕脫所坐
似略緩於懷川所謂禍心者而其下又繼之曰世變
無窮人心難保在 cities 終無收拾之理恐終至於不
可為之域愚不欲索言之也云云及至甲寅乙卯以
後則懷川所謂禍心固歸於先見而先人所慮於末
梢之無所不至者亦不可謂不驗也平日論鑄雖有
淺深緩急之不同至是則更無可論者而擬之為象

山者尤爲可笑矣鑄之中庸改節在壬辰以前故異
端之爭已在於壬辰秋黃山之會而鑄之爲進善持
平則在戊戌己亥季間己亥以前之鑄固非庚子禮
訟以後之鑄甲寅以後之鑄則又非庚子以後之鑄
矣今乃湊合前後之言不思平日講論箴規本末之
實而直以爲中毒直以爲黨助顛倒事實眩惑人聽
此果何心耶

此事雖已定計幸須相與熟量之如何愚意今日辨
誣事輕而憂國事重一發之後雖悔何及延平丁亥
疏在二季後而今乃急迫如此誠有不可曉者莫非
時運所關奈何平日見疑以爲鑄者亦未必真以疑
之也亦似故託於鑄以爲排拒之資如今日之又引
出鑄以爲擠陷之計也此則舉世之所未知而實有
不可掩者矣真其疏所謂時運所關者也咄咄而已
成事已無可說而兩相旣於榻前言彼疏之過激先
人之無疵則此亦一伸辨也姑退以待之義實無害
而必呈之以貽 聖朝之一累可勝歎耶崔文叔疏
所謂不問是非皆爲亡國之禍云者誠是誠是當此
之時彼中之紛紜者縱無可奈何何可自我尤而效
之以增其紛紜耶昨答顯道書所言辨誣事小憂國

事大者此中所慮終始如此而今茲之事不能堅執
以至於此蓋不肖之心亦不堪其構誣一心猶以一
辨爲幸故不覺其初心之轉弛也事出之後始復惕
然無定見無定力如此可媿可懼不止此一事也奈

何四四月

引己酉書而以爲今日紛紛皆源於此質言如此當
招爭端且右書特一事耳豈只此也人而不仁嫉之
已甚一段昔於長髻時與此費辭往復者也不害爲
馬程之儔語亦太快不知邢恕爲明道事而伊川則
不可謂不知不爲己甚雖斷章取義而爲大聖來歷

無論細大每被張皇此等語句必皆爲執言之資矣
如閻巷童孺之所恥等語固似太迫至於 聖諭亦
引以爲罪而大臣所言則甚不均向來北人沃人等
醜詆之言奚止此耶不但不以爲非至於北人則乃
稱譽之沃人疏則誠有不忍見者而此疏有何不忍
見者耶亦可笑也彼中自初至今皆自爲紛紜自爲
攻斥人而每以歸之於人凡所以訴訐者一切反說
聖明亦未賜俯燭今亦首舉賤名以爲潰乖之罪若
以賤臣爲有所作用者然而無一人說破此套者此
亦可歎所謂聚分之機軸云者亦然

李疏所引戊戌冬書乃在鑄爲進善之後故有既除
還遞既遞還授之語今乃引之於擬進善之前若以
爲因先人之書而擬之者若果以爲斯文之罪人則
豈以人之勸之而擬之於講官乎所謂欲待鑄以賓
師之位不欲煩以職事云者卽懷川書所謂不敢以
待伊川者待希之餘意也此豈先人之意如此哉懷
川因先隗之一言僂說出築宮師事親臨見之等語
此其不平於心而張皇之者執語句而務相困滯者
本懷川之一病也故先人嘗以有兒習笑之矣李疏
又曰因背師之說而欲明其源委曲折云云夫背師
之說出已久矣趙正萬疏金萬吉疏已有之豈今日
始發之言耶心公眼明者能辨之言極好笑心公眼
明則真能辨之矣

李疏所引彼答書云者搜考此中所藏書尺而未得
見且前日所見者則雖久遠猶可依條似見而此則
全未省認應是答他人書或作答而未送者也懷川
書札戊戌己亥年間來者皆在此若有之則不應獨
失矣

每見其欺心欺人之處不自覺其憤激而旋復恬然
古人之傷時憂國至於成疾者是何等性氣呵呵

拙弟書示擇令問答龍溪時說話不能記得蓋似彼則有心而此則無心故也金萬增三見亦未記所謂未嘗有鑄是凶贖等說話云者權致道郭智叔相傳之言亦然然此則誠如君所答若有救鑄者則當斥之矣鑄於今日有何要論者耶今無故而復舉鑄姓名論之以學術諉之以世道至於登諸疏章而上之朝廷此誠可怪是則所以斥鑄者乃所以寬之也趙松谷云云者其時尹夏濟來弔於支石略及其祭文之乖矣似是因此苗脉而誤傳也拙書又報士行令公之言以為以平日往復書札作為訟場文案此甚

可厭見云此言誠是兩掌之譏將不得免可羞奈何

顯道則猶欲章甫之繼後蓋未之思也四月十八日

別後更未得信息入城後不至委頓否見顏色瘦瘁耿耿不能弛北幕之行固知難免而或云以方伯有公格云未知信否不爾則啓程當在何間病未平而又作遠役不勝憂厲也若非有病則出外豈不愈於在內耶但有一事程夫子之責周恭叔不啻嚴切律已者不宜苟且放過而公家視為小廉曲謹不甚加意今欲以奉戒能相信否非惟喪德亦且害身於慎疾之道尤當兢兢千萬自愛七月幾望

省墓之行又復班如霜露之感殆不自堪罪螫蹤跡
怕於一動情理都廢一至於此自傷奈何近聞一場
紛紜遠外聽聞實多寒心而莫知其端倪將來有何
交象耶仰屋而已邸報中西塞六月之雪史牒所未
見諸路水災之慘恐非偶然氣數無非憂虞之大者
奈何八月二日

書中所論一段非謂如此也意同事之義有不容晏
然自在者云爾而亦未知其間處義之如何而可矣
唯逡巡却步以存難安之情迹者為宜耶唯在自處
之善耳宋生所持一紙十分商量彙括以示之如何

同志間傳看亦不必汲汲耳第聞和叔所見似不能
無眩而無由面吐此為介介也亦未知果孰為得也
朝中風波終何底定憂虞之端無所不有小雅憂亂
之詩一一如在目前未嘗不二復增歎也所希靜養
慎寒以防前患之再發精義存省益進遠大之實學
以慰吾道之望也一有偷心怠意優生聖賢之終身
兢業直至死而後已者只不敢自謂已足故也十月九日
朱墨之外務加涵養使本源之地不為事物所汨方
為仕學相資而不至有虛弊精力之患也戊辰正月二十九日
見閔彥暉書欲過夏於金城院齋云院齋之曠通患

也得其講習於其間淡可慰如或請糶幸有以濟之
暇日亦或可一會於院齋叩其所得而勉其不足或
當交有所益矣交河士子或有相從者則地主之一
賜獎厲實關風教亦一事也即今斯文之壞敗甚矣
以實心爲實功如彥暉者實不易得如一見幸爲我
評其學如何亦欲以驗明見也四月二十一日
近日事近古所罕聞者初聞之爲之終夜繞壁時運
所關奈何嚴程觸熱雖強壯者亦難堪相公之行何
以得達云耶玄石已返衡門否自古儒者之出未有
如今日之狼狽者絲綸雖累改已不可磨矣咄咄

昨於使中得幾望書得審庚炎侍奉萬安慰幸無已
弊邑整理爲邑之幸而久棲枳棘爲可惜耳然賢路
從此當益崎嶇惟加意致力於明誠之地庶幾前定
而不貽耳千萬勉旃所謂懷李問答文字其閃奸打
訛有甚於門疏殆不忍正視人之罔極乃至於是耶
觀其問辭昵昵無非迎合其意而爲之文飾間有忒
巧密處似是邪佞人物未知明見以爲如何其人於
玄石宜無所隱而春初相會時不曾語及於此豈於
其間又有一重隔膜耶八月二日
自教歸得承九日書披慰無已第審官舍之役太勞

心力恐生疾病深切奉慮且不見南軒所論荆公札翰之說耶以為常如大忙中書不知公曾中有許忙事惠書亦每如忙中書雖酬應倥偬自致如此然不應每如此可知本源不甚凝定幸須加工於涵養之地如何

九月晦日

冰寒已至比來侍奉外官况何如馳僮不已此以國葬前在家未安棲蟄墳庵為過冬計林德涵昨過宿而去師友之間同其進退淡得古人之義可喜話間略言調停之說以為偏論既成若以一偏為主則人材多棄當置其偏而取其才云云此言非不是矣

而恐不免有混淆薰蕕之弊然非蟄分之所當酬酢故聽之而已豈亦師門之旨耶聞趙士威蒙敘云韓疏下或作宰或筮仕無不如意則未知所以處士威者如何也世道至此為士者有何干祿之意第未知時論之果如何也聞君為舍弟求縣云信否此亦不可以容私也舍弟有治民循良之實而其作散非以他故則事過之後當有以處之不必問其情願也吾意則不欲其復出而明見似未了於公私之分者故因筆及之此亦竊格之一端也

十月十一日

無志也而只坐因循末梢只如此後來者真可視以
為戒淡望日新德業勿以所至者為足益造乎誠明
之域新季之祝也兒子有幹於墓下或至畱滯願有
以提誨之以警其情幸甚肥巳正
月五日

時事天下事變固無所不有而亦安有猝急如此者
驚愕不能定鄙人所遭亦是慮外屏蟄賤分何與於
人事而懷川之故轉至於此蓋當初還收則因罪彼
而發且因彼疏之入也繼而有金相罷職之 教今
聞因伸驪又以為口實云若或有意意外 除命之事
則右三事似當在可言之義而守分與盡言猶有語

默二端之疑幸以明見見示如何本分則只是草莽
病蟄而所值者如此幸為之淡思一身禍福非所論
計而所患者義理之難精須體諒且以叩於玄石而
詳教之也第聞文廟黜享之論已發云禍及淵源自

當見斥自無他真耶三月
七日

所構辨疏文字甚詳且明推說義理處尤說得出使
人曉然恨不得上徹 睿覽也延平丁亥疏末梢為
李景震所呈搢紳多官何必聯名且多官聯名亦不
無嫌礙其不成固也安得如錢尚書者持此伏闕以
回 天意也良可慨然昨又偶閱君辛酉一疏其奉

戒 聖質之所偏而惓惓於本源之地者剴切懇惻
使人幾於涕下追恨當時不能啓沃 天心而到今
只歸於先見之歎耳奈何鄙人自處之義只得以守
分自靖而和叔之見如彼不敢自是復不免以書叩
質未知如何若或有可言之路則措語亦難得當君
未可爲我擬構一段文字以惠耶雖見得而說出爲
難雖說出而見得未易兼之而後可以無欠衰憤已
甚而索居甚陋茲以遠託恕諒爲幸閑居無事當有
用工夫處遺稿及癸甲錄欲送以勘定而遺稿一本
尚未畢寫是悶

閏五月二
十五日

文元公金某權經之說云云文元公此說未曾見於
文字間又慎齋先生之所未論今只見於懷川之疏
今以文元公之言爲辨無乃於文元公爲未安耶今
只當曰某疏所稱春秋之義云云未知如何蓋微存
春秋之義云者乃懷川發文元公言外之旨者也非
文元公之言也

忘身效忠臣子之職也而其如不能感回 天心何
哉令人歎息流涕而已雷霆之下雖木石猶當糜爛
無遺况血肉之軀乎思之骨痛不可堪當日之得全
性命實天也然生意旣續當日以蘇回唯願神明扶

護且使 聖明之朝得免於殺諫之名日夜所祝禱
唯此而已金吾先文來已數日而更無消息不堪煎
鬱委走此奴心神慘錯不能一一 五月

答朴大叔 鍾

謂已西歸而得書至再良亦幸事况所示別紙得以
益悉所存警益多矣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聖人之訓
也誰復疑之其奉規於高明者或恐其太苦生病反
有妨於遠大工夫也恐不必如是費辭過加主張也
鄙見如此未知如何所謂營營口腹分其精力不能
悉其才者真箇切至之言清明之生類異安飽者亦

是自得之見觀生者所以戒怠逸也湛一者所以警
攻取也敢不服膺以毋負友誼耶亦願勿以所長自
喜益加展拓須從平實上做根脚更希自愛優游涵
泳庶免於急迫別生患害也夢成於思亦有相感之
理爲之悵然江寺之會豈非好也雖得一宵聯枕稍
當慰此未盡之懷而非但病劣本不任赴人期會且
將以春分薦歲事于先廟旬後則難於出入矣以此
莫遂遠送之意坐想鵝湖故事爲增延佇也千萬行
李珍重以慰別懷 丁巳二月八日

聞仲氏解官固知從者之難動矣委任專報良荷眷

勤况各玩手滋如一場鼎晤也仲氏始遂歸與之願
想共快活獨我受塵之計造次乖張而又將與僉賢
無由更有相從之便不但悵歎而已果奉板輿過歲
於馬江則大叔似有一會而老范先歸安能又至益
可黯然承大叔欲來滄江而奉侍遷次歲亦不遠想
又未易若待春西歸則願以開正六七日間期會于
一靜處為數日計如何只希老范寒程珍護病眩未
能各謝乞恕諒拙句老生常談然可以見區區矣昨
見老范以此學為別件事未免有讓與別人之意此
雖出於先行後言之意亦不無做病如何前日東儒

師友錄草本也不可以煩人眼幸收拾還擲如何恐
或墜失於治行之際也大叔前以此事自訟故仍以

奉戒耳 戊午臘月二十日

老范留書為之黯然比來春和竊想侍奉萬社僉學
履珍勝第未知果以驪湖為歸耶若爾則當已攜書
入龍門山中矣千萬益加充闡時以所得遠警衰陋
幸甚扶江之會所效有恆之語大叔能記取否讀書
有常業眠食有常時日用有常度庶乎循循有序而
漸進於高遠若貪高驚遠而無以繼之則下梢闌珊
恐無收殺鄙見如此明者以為如何拯既離舊棲自

住不得昨移來於前所謂龍溪者強病棲棲無足道者溪亭但水一曲石一拳別無奇特實之不能副名久矣還可笑也千萬只此

已未二月九日

來示責勉之意敢不敬承然何不見教以切己實地而泛及於訓誨後進耶至於紙末所示未能詳知然槩可想矣知之不明行之不力是吾憂也若高明所謂可慨者則非吾之恥也然非大叔見愛之厚何以及此摧謝之餘恨無由面拜展破也師友之禍驚心於外離索之憂抱病於中縱有水石有何可樂今夏眼力頓衰區區佔畢之功亦復廢弛朋友之欲來者

無居處可以住着兀坐終日殆於無所用心矣光陰冉冉老將至矣而其所至止此淡自悼懼不知所喻也所詢十分可指擬者亦豈可易得而於此可見大叔省己之疎矣何者大叔於聖賢之書尚未盡讀也於天下之義理尚未盡究也正孜孜勉進已學之不足暇何能點檢他人之有無耶大叔志尚高遠制行卓絕固吾黨之所難及然同處之久微覺有躡等鶩虛之病以此見於辭意之間者類多浮漂勞攘於外面物事而殊未有收斂凝定近裏着實之味今此亦其一端竊恐非所以為進學之基也淡願自此除去一

副當捨己爲人分外之念一意下學行已則平易有
常脚踏實地毋立異以近名讀書則循序致精日有
功程毋泛濫以鹵莽如此立定規模真實做去三年
而學不進者未之有也一不須贏糧走作糜弊道路
二不宜懸空談說費使氣力不思空腹高心闌珊銷
歇無所收殺也大叔每以我無相規之言爲責非敢
然也欲得其病而藥之耳今乃見得如此若失證而
妄下則真箇庸醫耳然欲設一驗若大叔見此而默
生厭惡之意則便是受病之實幸有以自省而回教
之也老范正與大叔相反欲外避學者之名而內修

學者之行豈不是大段美意然規模不立繩墨不治
因循宛轉暗地弛墮亦終於無所樹立而已不如放
下避名之私意而身心言行一以學者自律方有着
落也士之爲學如農之爲耕也何可避之令姪喬伯
幾許長進耶

八月二日

一自前秋過別之後一向不得嗣音蓋坐病慵無便
而每思大叔所戲隻愛之言爲之歉媿又以衰疾日
添眼力尤減幾於廢却佔畢病不自強習成偷惰每
於放倒時未嘗不遠思大叔之警責以爲若得同處
其資益當如何未知僉昆季叔姪近來工夫亦能不

虛棄光陰否無由得聞講習之緒餘懸鬱何已騷屑
之端雖不可知而世道人心一至於此令人虞憂中
夜無眠奈何書不盡意唯希相勉進步如有所得勿
靳分示副此馳溯甲子二月二日
閱友彥暉來謂與同棲道峯略道向來動靜甚慰嚮
違之懷比間又有何工夫有何朋友願因書示及以
破離索之鬱如何如僕者杜門孤蟄無有滋益義理
未明觸事窒暗而匪分 恩命殆無虛月淡恐末梢
大有狼狽日夕憂懼而已何由一握杼此多少所欲
言者病未盡意或可心諒

經歲之後始得手字此奚翅金玉也且所責退居林
壑不任世責而自入是非林中者誠為深切朋友責
善之道不當如是耶為之三復媿服也然不但自入
是非林中而已貽累世道貽害國家至於此極無非
妄言之罪也雖欲悔之已無可及奈何至於始已料
得此境而不恤之諭則似非鄙人之實情正以不能
料此而致之安有料得而不恤之理乎自戒浮淺稍
待識進之意甚好前見令姪書亦知此義此實為己
之實功也可勝欽歎如此則雖十季不相問聞猶如
朝夕合席也比來霜冷未知侍奉萬社外方住何處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作何工夫來書無年月良鬱未知作此時有何忙事
可呵僕今夏以來疾病種種老而衰固也何足言何
由一握寫此離索之憂耶臨書爲增悵然
滿紙誨導之語勤懇懇實出於中心三復以還不
勝感戢鄙疏未得見否初以淺見昏昧處義無狀身
伏草莽害及世道自作之孽死不可贖爲言再以自
作之孽重爲當世之累昨者 聖教雖出於滌瑕之
盛德而臣無自贖之實可解於公議爲言未知如此
引罪能無背於高明之所教否鄙人之前日所遭實
非尋常之事先人之所被構誣者靡有紀極而不敢

更以提起者實懼自我起鬧更爲世道之累有非先
人之意故也至於來教所謂士論橫生以學爲諱乖
傷斯文等語其於不肖微分似乎泛外未見其懇切
且此意已包於害及世道之中矣未知明見終以爲
如何至於從前堅守太過曾不一答 聖懇之教尤
不勝悚仄之至如使賤臣若有所蘊則致身盡節即
臣子職分內事豈待 聖諭之若是丁寧哉只是自
量吾才實不足以應 上之求故寧欲退守私義以
沒吾齒而已前後一說今已三十季矣告我 君父
之言寧有一毫虛飾耶昨於近侍之還又復畢暴日

夜憂灼方侯罪極而已且士有二道惟出與處而已
出者有所爲處者有所守若出無所爲處無所守則
不足以爲士矣今之勉戒於拯者皆以一進陳情而
退爲言一進陳情而退果足以答 聖恩而盡臣義
耶鄙見則以爲如此則既非出又非處進退無所據
矣高明試更思之精義實難近用功於何書耶幸時
惠所得以警昏陋千萬 甲戌八月十日
大叔所際其已解免否所示漆離自處之義非不爲
學者津的而其奈未蒙朝廷之諒許何哉未知前頭
何以爲計爲之奉念書中求助之意甚切然以我衰

陋垂死昏昏之狀安有實得可以益人唯自媿歎第
人於少時志氣方新非無闊步長趨之意而中季以
後漸至怠弛畢竟不負初心者實少此爲通患若知
如此而常加警惕則或免於全然廢忘之境耶常以
自訟者故未免略布冀或有補於高明日新之功耳
老范前秋所裁書可見惓惓之義書問之踈彼此何
殊青林蕭寺之遊倏已二十季矣今何可復得耶每
於呻吟之餘回思舊跡輒不覺悵然馳遡也 丙子五月七日
今日想得是仲氏再暮喬伯之逝去又倏爾歲改方
爲之遙念愴然何料惠札之忽墜耶披緘一讀宛對

顏面不覺山川之阻隔也多少悼亡之語每覽增悲
奈何拯老病月異而時不同今年已七十矣少日何
嘗期此縷喘雖存只是枯木死灰耳如此而誤 恩
不收前後 批諭萬不敢當瀝血哀籲未蒙 矜許
惶恐悶迫之私何以盡訴唯日夜祈死而已所示處
義之方極知高明見愛之義三復感歎不能已已第
此庸陋加以衰朽已如許已自分決不能應 命安
敢以無實之空言苟爲出位犯分之計耶每自念以
世祿餘裔濫蒙無限 恩數而竟無以報效涓埃泯
泯以就於死生未免爲大倫之罪人死亦無以追責

於後世中宵撫躬自悼自憐而已峽邑雖小猶可以
行吾學道愛人之心况當饑歲尤必有所濟每令人
遡仰何必遽爲賦歸計耶千萬加意區區之望也

正月十一日

七日

老范敦學之功得免伐檀之所非否自加時習之功

然後人之信從者衆而善可以及人矣幸加之意也

庚辰二月十九日

山中三日之晤又十餘年來所未得也豈勝感幸第
悲苦之情衰換之容令人傷心奉別之後連日不能
釋令姪書辭誠可愍然至哀之結於心中者豈言語

所能解三復嗟嘆不能已已示諭外家奉祀之禮此
是無於禮者只在當人參酌行之奉祀既非禮又安
有遞遷長房之禮令姪所示立祠亦難率爾情理雖
不忍依禮埋安之外恐無他可處之義未知如何更
須博攷往行而商量處之如何辛巳臘月二十四日

與羅仲輔

碩佐

手札詞筆粲然每得之未嘗不刮眼也病痾秋蘇靜
業可理雖莫助之豈勝愛慕前日拙句過荷垂謝又
惠二絕寄意彌勤爲之媿感第聞古人爲學只是其
分內事非以世道之污隆而有所沮勸也非以人世

之短促而有所取捨也唯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竊
味雅趣雖甚激昂似從聞氣上來殊少沉潛真切之
意明者反省應己自知之感吾友傾倒於我敢僭及
之如何都畱披敘壬子閏六月六日

皋蘭畱書姪兒來傳警過名區輕肆雌黃得不爲江
山之所笑耶恐爲俊氣所使願加沉潛積累之功遜
志時敏矯革充拓使我清明之志氣不至於終爲狂
士而已則相愛之望也紙束之貺迨感厚惠而行者
反有贖居者之媿也何不酬和拙句以示贈處之義
耶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更欲爲吾友賦之也癸丑十一月十三日

離索之中一心常懸懸於尊昆季間忽得手字橫豎滿紙無非反己自訟之辭其爲警切之助豈但尋常寒暄之問而已良用感歎旣而三復末端之旨若真以亞聖性善之言爲欺我而蕩然自歸於曩棄之境豈求道太迫用心太急有此一切發憤之語耶如此己非真實進學堅固不退之規模如或不然而戲言果出於思則殊非所望於吾仲輔者也竊想吾友病根當初爲學不務於平實卑近而馳心於玄妙高遠不事於身心言行而懸望於功名事業高者欲陷於

空虛下者欲流於計較而其中則無所主守矣於是進無所據退無所得志弛氣餒不覺其至此耳然困於外者返於家則安知非此爲好消息也誠能從此放下舊來凌躡意思却許多外馳氣力一意遜志下學操心則靜存動察檢身則制外養中居家則事親從兄讀書則循序致精如是立定規模真實做去則不出三季庶當自知得力處矣相慕之淡不計己之有無而敢陳僭見未知仲輔以爲如何拯病陋苟遺心力日頽自恨從前用功不篤虛度歲月到今知悔而已無及矣以此尤願年少諸友之有志於此學

者及時孜孜而早有得也。亡姪已過三季矣，奈何。歲朝偶檢舊篋，得昔日與渠一詩，不覺泫然。復次以寄其父，曰：歲月周還，復人生去不歸。懸知己為土時，復浪沾衣，不恨身名天長憐。志業違吟成，欲相寄淚激。恐難揮，莫非命也。奈何奈何。庚申正月二十日

前書所引柳子厚語，何其不倫之甚耶。豈有所激惱處耶。一轉則恐入於莊列無生混茫之說，甚可慮也。人之為學，只如家常茶飯日用之間，至平至易，不知如此而用心過當者，每陷於異說而不自覺。末梢終無收殺，幸猛省而克治之，如何。近看朱門旨訣及栗

谷先生為學之方圖，其意味無窮。幸望更用工夫於

此如何當有所得也。

十二月十七日

書與句語頓豁滯習，第孔孟事豈人人之所敢當。三復悚然，此行只以在家撕捱萬分悶蹙，不得不前來待罪耳。安有所蘊可應。上命而輒渝區區私守乎。

病者呼苦而人不能諒，此尤為悶耳。

癸亥五月四日

辱書滿紙，令人心開眼豁，甚慰甚慰。自作之孽，貽辱先人，見識迷惑處，義顛錯以至於此，誰復怨尤。前日誨諭非不領會，而只見說弊而自不知救弊之策，故只得因循而已。若有策可以受用者，則何苦不從此。

則恐來誨微且深使不得其窾耳然既往已不可追
前頭切望益加警督俾不益陷於坑坎區區真至之
願也辨章之非宜說出痛快殆欲納拜慨伯氏之未
免有此意思也玄石大言云者何事耶訛言孔將莫
非末世事也聽言之規尤切近弊一一感佩千萬勿
惜於言切磋之道不厭丁寧又不可微且淡以暗其
意也與舍弟書末云云則不覺一笑豈明見今始知
其如此耶兒子處臘劑珍謝然何以長者爲戲恐當
矯習甲子五月八日

來書責以未嘗有言在我空空愛而莫助固爲媿悚

但曾請靜處讀書曾戒架虛躡等亦未爲無所效也
來誨則每規以門戶之分裂而有說弊無救弊使迷
昧者未能領悟因仍顛沛以至於此所以昨書猥有
云云也即今處義己以杜門省愆待盡無言爲自靖
之計而猶未自信其當理與否未知明見以爲如何
平生爲學無力無事時悠泛度遭遇事則發出顛錯
所望於朋友者何啻飢渴千萬心諒聞獨坐馴鶴閑
適可掬不任嚮羨然栗翁有言優游中必有惜陰工
夫此至訓也未知所常看者在何書耶更希疊疊加

勉九月之望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前後再書及長幅惠教披慰感豁若奉面晤三冬靜
養素履貞吉想惟新元學况春生尤切馳仰第前書
所謂要不出四四季計云者似不能無感慨者然則
當此歲改撫惜光陰應倍於常如僕之衰頽抵此慄
惕無及當復如何然無他善策只當勿忘其所有事
而加勉勵而已未知吾友以爲如何長幅中內痛外
悶兩句直說出鄙人心事豈勝感戰唯今日所以處
義之方實有未敢遽爾者姑未敢索言就正當藏之
於心更容思量亦願左右之更加詳研也非但爲我
實爲吾友窮格之一事故仍以奉累耳自始至終識

短誠薄無非愆尤安敢自恕自諉而已固已不能出
頭猶思更益杜門來諭豈善戲耶否則亦恐未深察
耳下段說弊一論真箇切中病源程子所謂清濁不
同而利心則一者經歷而後真知其不我欺也敢不
終身服膺耶世無真愛人者熟視其然而無能一聲
咳於其間者今亦無可言矣紙末所教求益之言固
知出於真切然進修路徑一一着在故紙無暇相與
爲口耳之資惟高明者例不肯屑屑於課程以此雖
所見超卓而終不能沉潛循蹈以造純熟之境以吾
友之明白當覺其氣質之偏矣更宜俛首下學勿計

獲期功於日月之間唯自檢其懈怠時便與警策則
自然接續長進而中心悅樂矣此雖拙法或可一試
耶見所抵舍弟書有山水外馳之興消磨之語想有
得於收斂平實之味然有工夫則可無工夫則只任
便懷安耳當有以自考而加警焉耳千萬何能盡意
惟心照所教縷縷而奉復只此蓋以既往事明見到
底無可說其餘容俟後日可論非但言多懼煩而已
非敢有忽於忠告也更希恕諒元丑八日
上伯氏書幸同照唯頃日示諭之意敢此別復嘗讀
節要書有一段曰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

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
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
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
一無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未知
曾見此段否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則有何計較
商量於其間耶所論大抵皆激於末世者非平正之
論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以循欲而我自循理何
可以賊亦行大路而憤然捨大路自躡於榛荒耶此
意一變則當蕩然爲西晉之清談而反自陷於人欲
千萬猛省鄙人論學如敗將之談兵而不敢自外不

覺縷縷幸一覽而去之恐落他眼添罪戾也

離索吟病之中忽承手書披讀以還灑然不覺沉痾之去身也噫明見己在十季之前而蒙未能領悟盛教其昏蔽如此宜乎顛沛之至此也本質只如此其下所謂云云之語其可敢承耶紙末所戒尤知出於至意敢不重拜而服膺耶至於稱錘之論極精細天下義理到此為至難所以謂不可能也奚獨一事而已吾黨之所賴於老友當不止此千萬加勉於窮格存省之功使所已知者真為我有而益求其所未知者庶幾明誠卓然有以大家扶持於如綫之一脉也

歲暮固志士之所惜而至於不泰而作惡則無乃過節耶所謂狂瀾之教豈有所感耶第增悚惕何由一

握豁此多少千萬恕照

八月既望

新歲一字奚啻百朋離索呻吟傍無畏友重以戒心唯思蟄縮或得知舊之間只以外事之悠悠者見念而已鮮有警誨之語書來每惠良規使人惕然有感發處孰如吾仲輔者三復辭意不勝欣慰敢不加察於念慮之發求以無失其正以無負至教耶第猶有要欲講質者夫和同周比之相反只在公私之間講論意見若相符合則安能無喜悅之心既有喜悅則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安能不發於同志間以相切磨耶顧恐不以公而以私耳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此處亦然未知以爲如何然或有共向而終悟其非者同擠而晚覺其是者今鄙人與吾友之見雖幸相合而彼此窮格之功他日或有進益更看今日所論者未知能不爽也否此則鄙人與仲輔之所當共勉也義理無窮人見易偏而精力衰頹無望充擴所望於勝己之警益者到老愈切千萬心諒所謂公私之分只在無所爲有所爲之間無他天理人欲之別耳何可以漠然無情於可否者爲不失其正耶

丙寅元月十日

示諭云云極感至意見念之淡至於發於寤寐云向人有誠如此今世何可復得區區媿戰實不能容喻但事會已過矣雖於義必不可已者今則已無及只當心藏之可爲即爲不敢終負也紙末某人之譬亦不覺捧腹相合則相好亦理之當然只觀相合者義與非義而已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不可以事之相類而一槩之也今吾與吾友前後所講者只是求一箇是字則或合或否雖所見不同而其心則一耳當徐觀所見之得失如何耳何可汲汲使之同耶所懼者精義實難如吾之衰昏茅塞已無足言而高明亦不

可不加意於斯也。比覺聖學輯要真箇輯要之書也。茲以奉效於伯氏。深望相與從事。講貫體驗。必有所得矣。如何。如何。己巳九月十七日

所諭直上直下。自成一箇義理。前後一說。儘是自見。得豈勝欽服。鄙人只爲一箇賤分所桎。不能自伸。非敢苟爲畏縮而已。然既往都無可言。未知何時得以補續。此缺闕耶。至於和台本意。主於謹厚。而見得隨所遭之輕重。故不如此中之到底而已。仲輔辭意。涉於譏戲。此則誠恐未安。此等辭氣。不能濟事。而徒惹爭端。恐或向他人說道也。末俗曉曉。自是常事。而彼

此物。我分爭乖隔。已成風習。悠悠世道。此何人哉。吾輩所講。只求一箇是字而已。切勿以同異置私意於

胷中。然後庶不陷於覆轍。未知如何。庚午三月十四日

書中分字之義。重荷提警。忠告責善之風。尤可起敬。但分者無定位。云者誠如所論。吾則自以吾所守者爲己分。而聖朝之恩命。既匪分吾友之所責。又踰分誠。不知所以自措也。蓋己分己所自知。他人安能強得耶。只增悶蹙而已。聞有新除栢悅。何量出處。如飢飽云者。古人之善喻也。第用馳念。丁丑三月八日頃於僂中。獲承惠札。滿紙辭意。無非使人竦動者。邇

來無日不披讀君啓嘗言屋下憂國無如仲輔者信乎其知心之言也然其忠義之傳實可見先正之遺風爲之欽仰益不能已也至於發揮吾祖考與先人志事者無不深切而著明反復莊誦不勝感激願此不肖孱劣荒墜至此而所以策勵而提警之者若是其惓惓雖不足以承當其爲銘感何可量耶如鄙人之垂死殘喘只是朝暮之人耳來書方畱藏以示兒輩以爲服膺之地幸望終始不鄙雖日後必勿替此義如何但恐其知識不逮無以受得鉗鎚也心昏不能盡意

復月
下弦

答南子聞

鶴鳴

李壽翁連遭巨創極可悶惻方以轉行之艱爲慮而今聞已抵山次姑得支休此則甚幸示意謹悉其不能兩全情理則僉料已詳鄙意則不如畢行虞卒於墓廬過節祀後返哭之爲穩也在家婦人之未參亦勢也何可拘於此等節目而如是遷就耶茲報此意於孝子未知如何士元久閑固好而若悠悠度日則爲負庸玉之意矣幸與策勉之如何

壬戌四月
十三日

書札之踈闊病裏之常也此方自訟賢何歎焉第奉手滋若對顏面披玩之餘爲增悵然從審靜養有道

舊病快祛沉涵書籍無有外慕德之蓄也其可量乎
令人歆想殆不自己華宗客中之奄忽其在同鄉猶
不覺驚惶况敦睦之間遽見於門墻耶唯其終事之
厚有足聽聞可使逝者無憾於旅榻矣拯衰疾歲添
日用呻吟索陋荒頽甚無可言時枉朋友之問訊亦
一媿也甲子四月十八日
文東湖遺事令人起敬士元之所書也吾友之所屬
也託名其末何說之敢辭只是老病心氣最耗為數
行文字亦覺心勞不能寫出所欲言想是心血枯竭
所致以此一切拋廢不能為意矣第姑留之以俟或

有開發之時耳

丁丑三月一日

示士元狀草啞愴不忍讀文字各有法度有何可改
之處至於禍故一段亦淡得臣子本心幽明之間可
謂知己矣如誌碣未知可屬於誰而亦奚待文字而
有所顯晦耶鄙意略在別紙裁察而回教之如何寅
嘗聞行狀文字以詳備為主不容徑省如疏章間
說話關係緊重者亦當裁節載入不可全沒也今
盛文似合於誌碣之體而為狀則似略未知如何
鄙人於士元論青城陞黜泮享之疏所謂崇謙挹
守慎重以匡弼 聖質之所偏云者當時已服其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識慮之深遠矣及後兩賢之罷祀也其言實驗所謂一筆抹去不少持難等語若合符節其先見之明有如是者又曾於相公閣下燕行之日聞其所論蓋以爲我之於彼只當各守界限不可有所干請以撓吾義也其時亦服其言之正大矣至於今日而又大驗比來於中夜無眠之時未嘗不起坐歎息以爲如許見識世無其比若使不死則聖朝必賴其用而今何可及也直欲籲天而無從也至於論征利之弊實爲當今之極弊非但一道一邑而已此等處似當表出而闡明之未知如何鄙

見所及不敢自外有此仰質還極悚仄裁諒幸甚源流前日所籤教者或從或否矣更望裁察就加添刪以惠如何大抵此冊初非爲刊行計只以具錄古今諸說以優考閱而已今蒙左右留意至勤不勝感幸第所載太繁欲刪減而未能幸須更加整理刪去繁冗直加句抹以還幸甚

丙戌

此書之初成也先人與市翁在錦峽時對案共討迭寫成編初無彼此主客矣其後市翁宰南縣時謄出一本自隨而原本則畱在先人所先人隨手添修今則與前本有所異同者以此也承欲知願

末故敢此略布
儀禮經文初本則皆置於末如士冠禮置於冠禮
之末士昏禮置於昏禮之末矣中間又截付於各
條之下雖於先人在世時所更定而出於不肯妄
意矣近覺得經文之截附各條反隔闕家禮本書
不佞觀覽反不如初本之置末故昨欲還從初本
冠禮祭禮則既已改定而其餘則姑且仍之蓋以
既已寫成難於改動故也恐以上下凡例不同爲
疑故又敢略布若又有改謄之事則從置末一例
一併置末爲當矣

祭禮之末附王家禮似未妥當欲全刪之如何
書疏之末附稱號類中國與我國不同刪之如何
卷末諸圖未及圖如家禮圖謬誤處儀節及問解
並有所論亦當逐圖附入矣
居家雜儀之下當錄儀節居鄉之節及儀禮鄉飲
射等禮而並未及矣此等處深望裁處俾成完本
如何老耗仰浼媿悚無已

所示喪葬雜記以心眼之俱昏不能即得看詳茲謹
畱之容俟從容披閱若有仰復者則當依教籤標以
呈爲計至於題跋則非但不敢季來昏甚雖數行文

字已不能為矣只增媿悚

癸巳四月六日

禮郎以護喪來戶郎以下各司進排云云

此一節當備書本末作為一通以為憑考之地今此所錄似錯雜難看○首書國典禮筴節目及所入物目一一載錄○次書後來權減及沿革之由及見存
○次書今日已行之事以見實跡○如此然後次第
條理公私得失瞭然可見未知如何

閱判書鎮厚受學於先人辛巳後絕信刊同春別集而削去先人所製誌文自改撰入刊先妣

喪致賻有書先人答之不肖則還疏而不答矣此事鄙意恐未安人以哀有喪之意致問則非如他人事存訊之比恐喪家無不答之義未知如何鄙人則累經此事嘗問人兄弟之喪而不見答此則輕喪問答皆似不重而又問人之父母喪而不答者一還書者二平日情義雖似相阻受弔書而答之有何害義而必至還却耶嘗所未曉故敢及之

國家待大臣匪有惜也只是鄉織綿苧染亦丹木蓋其微意章服則用平日所着其他則不許用唐織法意嚴切如此今俗無識昧法既非卿

宰家又無力而曰爲親送終不可儉也稱貸措辦僭用無節極可寒心鄙意則雖有位有力車服外無得用唐織婦人喪則自姑母傳服者或嫁時衣外皆不許新製以唐織似可此一節所論甚當可以矯時俗之弊

造墓價錢布買石灰及外棺板餘皆買祭田此非用於他處斟酌古今無害否

鄙人昔季遭喪時或有以賻布買祭田之議而以古人不家於喪之義推之心似不安不爲之矣其後見朱子書有論范念德家事謂當以賻物買祭田之語

然後始知其無害於義其後力不能優買墓田四時節祀之需常患窘乏不能無追恨矣恐猶疑於有害故敢略及之

返魂時依俗禮以平轎子蕉葉扇鞍籠繩牀自家備立云云

非禮之禮也君子之喪何必用之恐難以示後如何銘旌書以領中樞致仕奉朝賀蓋遵臨終職銜也幽宅永久之題則當從實職爲宜以具銜致仕奉朝賀藥泉先生南公之柩書之如何

幽宅永久之題當從實職無疑但只書實職恐當而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致仕奉朝賀及稱號之悉書淡恐太煩未知古有可據之例耶鄙見如此敢僭及之悚恐

今時勿論職銜字數多少銘旌及題主皆無兩行書云而一行細書無義量津棺長空餘絹之上下以兩行書之禮書未見有必以一行題之之文此規未知果如何表石大字俗皆從耐左地位夫人銜必左書一行而中置空曠必齊上下先人每以爲非以文理連書之矣

銘旌之題未曾見兩行者而兩行何害也題主則鄙意亦如所示曾於叔父之喪鄙人以兩行題之矣表石夫人從耐左地位亦俗例也鄙家先世表石則亦然而祖考表石從寫者之左右而書之如示矣退溪先生所論神主旁題之事分明可據矣如何

題主及致祭時喪家設酒饌致禮幣云而此非五禮儀所載先人當從祖判書公喪致祭以爲喪家設酒食絲幣不當禮郎禮畢喪人拜送後先人言近例於吾心不安不得行之意今不肖亦用此例題主官則禮吏傳近例喪人北向四拜以謝云拜禮亦不載於五禮儀而是爲銜命卒喪事者與設酒食有異故行四拜去致幣

曾於叔父喪時從弟以鄉紳一段爲幣當時以爲應行之例禮而未能致疑矣見示瞿然然此等事流來已久則自我廢之亦或未安未知如何

大典六品以上祭三代云云祭三代之文旣爲栗谷之所取從國典從先賢無不可者今俗遠引家禮祭高祖之文徑情自行甚不當矣家禮爲後世通行之禮故雖有國典而今世士大夫祭及高祖皆從家禮恐不當以遠引家禮徑情自行等語斥之如是也幸須更加商量如何

忌祭前數日食素出於僧齋舊俗云云

食素只是喪餘哀素之意豈必出於僧齋舊俗也今以因仍苟且不知變通斥之亦恐未安昔鄭寒岡於先忌前三日後三日食素而其伯氏西川則從家禮只當日食素世以爲兄弟過不及正相反云寒岡則任己情西川則從禮文亦未聞以僧齋爲疑也如何最長房貧不能奉往則或移奉於墓下而世旣遠墓又不近則事勢誠意何能一一往行祭祀乎只將使塵埃埋櫛銷置空山而已外面語人曰吾不忍埋云云其爲慢先不敬不誠如何奉代盡之主於墓下云云鄙家曾於長湍先世山所

有此事即今於此中墓下方有此事而皆出於不得已變通常法之計然長湍及此中皆子孫居墓下故可以如此若無墓下子孫則徒使塵埃埋槨鎖置空山者誠如來示矣不勝怵然然祧主奉遷之禮實有難處之患蓋長房或老病或貧殘無遷奉之勢而直爲理安則親未盡之子孫猶在情理不忍所以爲此不得已之計也幸詳思處此之道如何

三綱行實以廬墓三季旌門者蓋其時空山鬱密既無閭閻又多虎狼護墓極難故立齋寺設祭於寺中有力者則別立草屋畱奴曰行者蓋

行祭之訛也喪人皆委神主於行祭還家而處蔑禮莫甚廬墓旌門者事勢如此今墓下閭閻相比三季廬墓有何難耶退粟以後修明正禮奉主返魂祭饌用肉廬墓之制廢矣

古今之異誠如此然世人返魂後鮮能如禮多寒心者鄙意每有粟谷先生所謂寧從舊俗廬墓之意未知如何

